

列傳

1004
109
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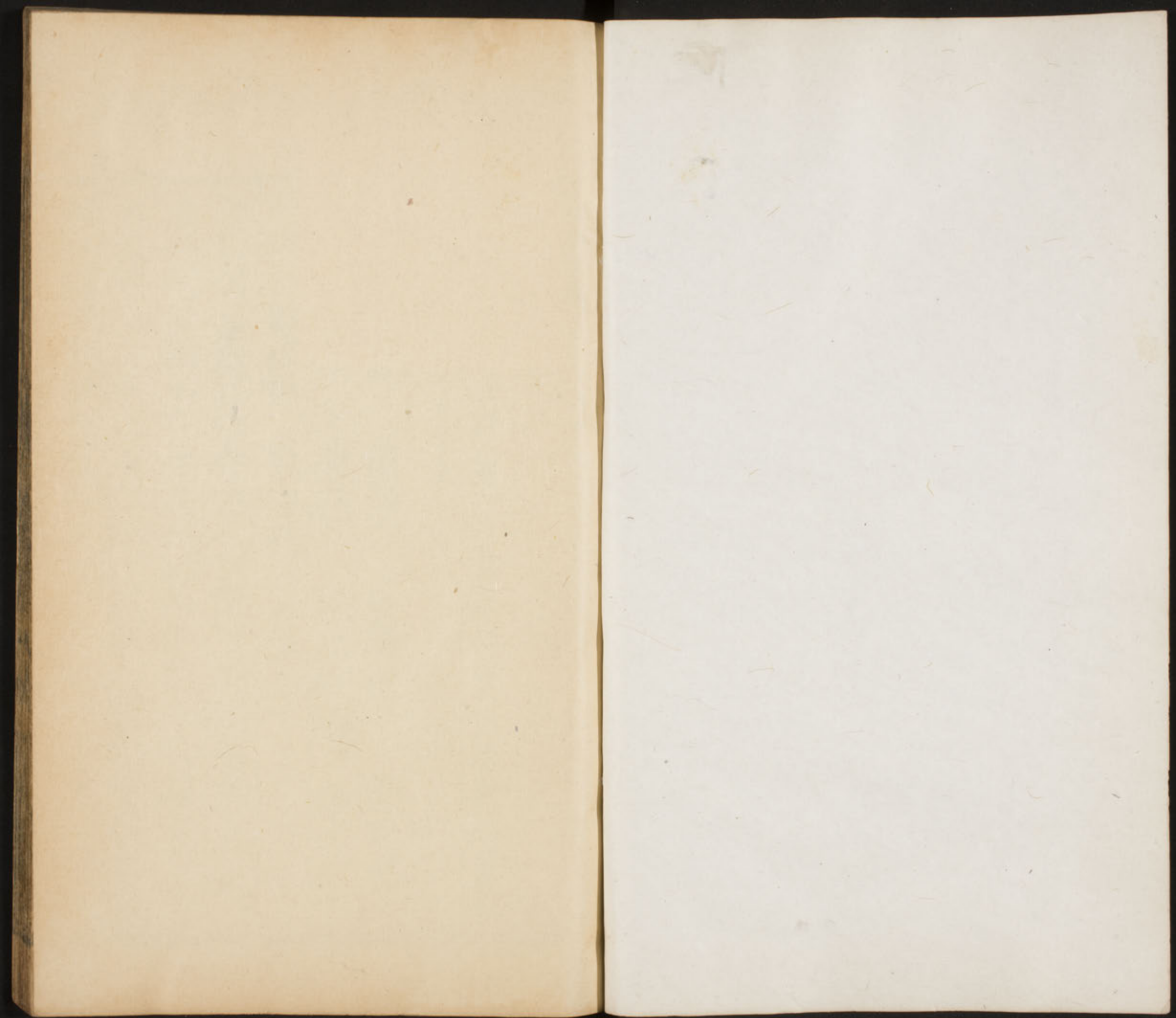
邽質 盧政 劉舜卿 張守約 王先祖 曲珍 張整 趙隆 何執中 劉達 康怡 吳敏 曹輔 陳過庭 張近 程之印

賈遠 燕遠 宋守約子球 王文郁 李浩 劉閱 張蘊 趙挺之 鄭居中 林據 李邦產 王安中 耿南仲 張宿辰 鄭僅 龔原

竇舜卿 姚兒弟麟子雄古 苗授子履 周永清 和斌子說 郭成 王恩 張商英元唐英 張康國 管師仁 余深 王襄 何鼎 鼎昌 守文昌子常 崔公度

劉昌助 楊燧 王君萬子瞻 劉紹能 劉仲武 賈崑 楊應詢 劉正夫 朱諤 侯蒙 薛昂 趙野 孫傳 張閻 許幾 蒲貞

明監本宋史 卷八十八





列傳卷第一百八

宋史三百四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事前中書省樞密院國史領經進事都總裁長脫等奉

勅修

郝質

賈逵

竇舜卿

劉昌祚

盧政

燕達

姚兕

弟麟子

楊燧

劉舜卿

宋守約

子球

郝質字景純汾州介休人少從軍挽彊為第一充殿前行門換供奉官為府州駐泊都監主管麟府軍馬與田朮將兵護軍須魏麟州道遇西夏數千騎寇鈔質先驅力戰斬首獲馬數百又與朮行邊至栢谷敵

輒上道以阻官軍質禦之於寒嶺下轉鬪逐北遂脩復
寧遠諸柵以扼賊衝宣撫使杜衍安撫使明鎬連薦
之且條上前後功狀超遷內殿承制并代路都監大
名賈昌朝又薦為路鈐轄使討貝州文彥博至命部
城西回河上有其甚壯彥博慮為賊焚遣小校蘭干
守而質使千往他營度賊具千辭質白亭焚吾任其
責千去而亭焚及悔將斬千質趨至帳下曰千之去
質實使之罪乃在質願代千死彥博壯其義兩釋之
質自此益知名賊千遷六宅使歷高陽關定州并代
鈐轄駐汨副都部 著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

軍殿前都虞候加領賀州刺史英州團練有明防禦
使奉詔城豐州進步軍副都指揮使宿州觀察使呂
還宿衛改馬軍英宗立遷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加
安德軍節度使為殿前副指揮使神宗立易節度武
軍為都指揮使元豐元年卒帝親臨其喪贈侍中謚
曰武莊質御軍有紀律犯者不貸而享錫豐還公錢
不足出已奉助之平居自奉簡儉食不重肉為子信
義曰朕不報而死為表揭前功官其一孫在并州與
朝士董熙善約為婚姻熙死家貧無依質已為節度
使竟以女歸董氏自為官不上聞閔從微至貴官以

功次三

賈逵與寇相持於城下謀謀聖為卒至殿前班副使知換
西染院副使使寇言征僕智高戰於歸仁驛既而
誓黑曰不待命而舉者斬時在將孫節戰死逵為首
將軍先鋒將私念所部兵數因易岫兵法先奪高者
勝為復待命而賊乘勝先登吾事去矣即日引軍趨
山既定賊至逵麾眾馳下仗劍大呼斷賊為二賊首
尾不相救遂潰逵詣青請罪青拊其背誓謝之邕州
城空青使逵入括公私遺墜固辭是時將校多以搜
城故匿竊金寶獨逵無所犯遷西染院使嘉州刺史

秦鳳路鈐轄初逵少孤厚賂繼父得其母奉以歸至
是以母老辭不許而賜母冠帔泰山多巨木與夏人
錯壤逵引輕兵往來伐莠首馳至畫地立表約決勝
負逵引弓連三中的酋下馬拜復從逵取盈而歸徙
并代路專主管麟府軍馬熟戶散處邊隅苦於寇略
逵差度遠近聚為二十七堡次第相望自是害乃息
畫鐵為的激種蒙使射又皆成勁兵一夕鋒火屢發
左右白當起逵卧不應且而謂人曰此必妄也脫有
警言可夜出乎徐問之果邊人燭遺物也復徙秦鳳去
之十日而代者郭思敗朝廷以逵為能連擢捧日天

武四廂都指揮使馬部殿前都虞候歷涇原高陽關
麟延路副都總管以利州觀察使入爲步軍副都指
揮使都城西南水亦溢注安上門都水監以急變聞
英宗遣達督護承襲土寨明水乃止議者欲穴隄以
泄其勢達請觀水所行論居民徙高避水然後決之
軍校營城外者每常朝即未曉啓門鑰或輟朝失報
啓鑰如平時達言禁城當謹啓閉不宜憑報者乃治
鐵鑄常朝字俾持以示信遷馬軍副都指揮使復總
廊延兵延州舊有夾河兩城始元昊入寇據險城幾
不能守達相伏龍山九州臺之間可容窺覘請於其

地築保障與城相望遠人必爲便轉取信言
察留後達言種諤處綏州降人於東偏初云萬二千
之人乃千二百人耳連逃之餘所存纔八百善漢而
下殺傷皆不意萬計自延州遣粟三糧寧率以四
錢致一石而錄邊界人壯者但日給一升用月何啻
大半誘徒欲去與達事自以爲功不可不察也元豐
初拜達武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請不俟郊赦賜
三世官許宗曰達武人能有念親之志其特聽之數
月而卒年六十九贈侍中贈曰武恪

宣和二年元昊封安陽人又爲高麗三班表咸豐三

知縣酒稅官信欲請以化永為白金之術謝曰吾祿
足養親不願專也薛府州兵馬監押夏人死塞邊
欲龍擊舉烽火燧於大將王凱凱帝惠賜卿度事言
一州兵出戰勝之明日經略使問狀凱懼要及同出
為報詳卿驢然相許不自以為功為青淄路都監盜
盜行劫執博昌鎮官吏肆割掠愛卿募士二百悉擒
之使契丹主宮馬祐言昔先公客省差三對君嘗傳家
法置酒請射愛卿發軔中祐使奴持一弓示之一抗
此折湖北蠻獠彭仕義叛徒為鈐轄兼知辰州建請
一與州城不擾而辦帥即取富州蠻將莫年州據石倚

崖舜卿選壯卒奮擊蠻矢石交下卒蒙盾直前發強
弩射萬年州斃于崖下遂拔之左右欲盡勦其衆舜
卿不許曰仕義願內附持為此輩所脅今死矣何以
多殺為引兵入北江仕義降擢康州刺史加龍神衛
捧日天武四廂指揮使馬軍殿前都虞候三遷邕州
觀察使歷邠寧環慶路副都總管熙寧中十上章求
退且丐易文階改刑部侍郎提舉嵩山崇福宮以光
祿大夫致事再轉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八十八謚曰
康敏

劉昌祚字子京真定人父賀戰沒于定州錄為右班

殿直主秦州威遠砦青塘聚兵鹽井經年不散昌祚奉帥命往誥之諸酋曰聞漢家欲取吾井鹽昌祚曰國家富有四海何至與汝爭此邪與酋俱來犒賚之歡然帥衆去遷西路都巡檢使遼還神宗臨試馳射授通事舍人夏人寇劉溝堡昌祚領騎二千出援虜伏萬騎於黑山而偽遁卒遇之戰不解薄暮大酋突而前昌祚抽矢一發殪之餘衆悉遁帥李師中上其功曰西事以來以寡抗衆未有如昌祚者知階州討平毋家等族又平疊州轉作坊使爲熙河路都監從王中正入蜀破箠集羌加皇城使榮州刺史秦鳳路鈐

轄又加西上閣門使果州團練使知河州元豐四年爲涇原副都總管王師西征詔與總管姚麟率蕃漢兵五萬受環慶高遵楛節制令兩路合軍以出旣入境而慶兵不至昌祚出胡盧川次磨齊隘夏衆十萬扼險不可前昌祚挾兩盾先登夏人小却師乘之斬首千七百級進次鳴沙川取其窖粟遂薄靈州城未及闔先鋒奪門幾入遵楛馳遣使止之昌祚曰城不足下脫朝廷謂我爭功柰何命按甲勿攻是夕慶兵始距城三十里而軍遇敵接戰昌祚遣數千騎赴之遲明賊已退遂謁遵楛楛訝應援之緩首誅昌祚意

既見問下城如何昌祚曰比欲攻城以慎府後未敢
前日磨齊之戰夏衆退保東關若乘銳破之城必自
下遵裕弗內曰吾夜以萬人負土囊傳壘至旦入矣
怒未解欲奪其兵付姚麟麟不敢受乃已明日遣昌
祚巡警凡所得馬糧悉爲慶兵所取涇師忿譟遵裕
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决七級渠以灌遵裕師軍
遂潰即南還復命涇師爲殿昌祚手劍水上待衆濟
然後行爲虜所及戰退之至渭州糧盡士爭入無復
行伍坐貶永興軍鈴轄明年復徙涇原加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知延州時永樂方陷士氣不振昌祚先

修馬政令軍中校技擊優者乃給馬自義合至德靖
砦綿亘七百里堡壘䟽密不齊烽燧不相應昌祚度
屯戍險易地望遠近事力疆弱立爲定式上諸朝夏
人寇塞門安遠砦拒破之殺其統軍葉惇麻咩叱埋
二人蓋始謀攻永樂者圖其形以獻帝喜遣近侍勞
軍普宗立進步軍都虞候雄州團練使知渭州歷馬軍
殿前都虞候渭地宜牧養故時弓箭手人授田二頃
有馬者復增給之謂之馬口分地其後馬死不補而
據地自若昌祚按舉其法不二年耗馬復初又括隴
山間田得萬頃募士卒五千別置將統之勁悍出諸

宋史列傳卷一百八十一
軍右朝廷歸夏人四砮昌祚以為不可再遷殿前副都指揮使冀州觀察使武康軍節度使年六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毅肅昌祚氣貌雄偉最善騎射箭出百步之外夏人得箭以為神持歸事之所著射法行於世

盧政太原文水人以神衛都頭從劉平與夏人戰延州虜薄西南隅兵不得成列政引數騎挑戰發伏弩二百射却之日且暮政說平曰今處山間又逼汗澤宜速退保後山須明決鬪不然彼夜出乘高感我何以禦之平不聽遂敗政脫身歸黃德和誣平降城仁

宗引政問狀政言平被執非降也曰自陳兵主將當死帝義其言赦之以為供奉官德州兵馬監押預討具州率勇敢數百人飛環絳城而登守者莫能亢大軍乘之以入遷內殿承制南征僕智高亦有功歷秦鳳高陽關都鈐轄治平熙寧中為捧日天武四衛都指揮使三衛都虞候副都指揮使涇原定州并代州定西路副都總管累轉祁州團練昌州防禦觀察使拜武泰軍節度使政時年七十二氣貌不衰侍立殿下雖久無惰容能上馬踴躍觀者壯之早朝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燕達字逢辰開封人爲兒時與齊輩戲取爲軍陳行列狀長老異之旣長容體魁梧善騎射以材武隸禁籍授內殿崇班爲延州巡檢成懷寧砦夏人二萬騎薄城戰竟日不決達所部止五百人躍馬奮擊所向披靡遂驅之都監數帥兵深入敵境九戰皆以勝歸噶兀之棄心遣達援取成卒鱗重爲賊所邀且戰且南失亡頗多神宗以達孤軍遇敵所全亦不爲公累遷西上閣門使領英州刺史而秦鳳副總管討破河州羌遂降不征遷東上閣門使副都總管真拜忠州刺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入郭遂招討安南爲行營

馬步重副都總管入觐神宗諭之曰卿名位已重不必親矢石第激勸將士可也達頓首謝曰臣得憑威靈滅賊雖死何憚初度嶺聞前鋒遇敵苦戰欲往援福校有言當先爲宗計然後進者達曰彼戰已危詎忍爲自全計下令致言安營者斬乃卷甲趨之士皆自奮傳呼太尉來靈驚潰即定廣原師次富良江蠻艦鬪船於南岸欲戰不得達默計曰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吾示之以虛彼必來戰已而蠻果來擊之大敗乃請降師還拜榮州防禦使以主帥得罪而獨家賞乞同責不聽元豐中遷金州觀察使加步軍都虞

宋史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一
候改馬軍超授副都指揮使以訓閱精整除一子閤
門祇候數被詔獎進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
使哲宗立遷為使徙節武信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
曰毅敏達起行伍喜讀書神宗以其忠實可任每燕
見未嘗不從容嘗問用兵當何先對曰莫如愛帝曰
威克厥愛可乎達曰威非不用要以愛為先耳帝善
之

姚兕字武之五原人父寶戰死定川補右班殿直
為環慶巡檢與夏人戰一矢斃其首血潰因乘之遂
破蘭浪敵大舉寇迺諸砦皆受圍兕時駐荔原堡先

羌未至據險張疑兵伺便輒出有悍酋臨陣甚武兕
前射中其目斬首馮一軍驩呼明日來攻益急兕手
射數百人裂指流血又遣子雄引壯騎馳掩其後所
向必克敵度不可破乃退攻大順城兕復往救轉鬪
三日凡斬級數千卒全二城慶軍叛兕以親兵守西
關盜衆不得入而奔兕追及下馬與語皆感泣羅拜
誓無復為亂神宗聞其名召入覲試以騎射屢中的
賜銀槍袍帶遷為路都監徙鄜延涇原從攻河州飛
矢貫耳戰益力河州既得又為鬼章所圍兕曰解圍
之法當攻其所必救乃往擊隴宗圍遂解累遷皇城

使進鈐轄從攻交趾有功領雅州刺史破乞弟領忠
州團練使進副總管遷東上閣門使徙熙河與种誼
合兵討鬼章於洮州破六通宗城夜斷浮橋援兵不
得度遂擒鬼章真拜通州團練使卒於廊廷總管
忠州防禦使兒幼失父事母孝凡圖書器用皆刻仇
讎未報字力學兵法老不廢書尤喜顏真卿翰墨曰
吾慕其人耳第麟亦有威名關中號二姚子雄古
麟字君瑞兒兒攻何州時俱在兵間中矢透骨鏃留
不去以彊弩出之笑語自若積功至皇城使為秦鳳
副總管從李憲討生羌擒冷鷄於再轉東上閣門使

英州刺史元豐西討以涇原副總管從劉昌祚出戰
勝於磨移隘轉戰向順沙趨靈州而高遵裕敗還降
為夏使永興軍路鈐轄復為涇原副總管夏人脩
貢且乞蘭會壤土麟言夏人因其主王師是征今東
常不廢即為順命可因以息兵矣獨蘭會不可與願
戒將帥飭邊備示進討之形以絕其望從之督諸將
討堪哥平經畧使盧秉上其功狀賜金帛六百元祐
初擢威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歷步軍殿
前都虞候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紹聖三年以建武
軍節度觀察留後出知渭州安燕請留之曾布曰臣

嘗訪麟禦邊之策及熙河疆域俱不能知願加敕使
使之盡力韓忠彥曰秦對語言非所以責此輩哲宗
乃留麟不遣尋拜武康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
王瞻取青唐麟以為朝廷討伐方息肩柰何復生此
大患已而瞻果敗徽宗立進都指揮使節度建雄定
武軍檢校司徒平帝詣其第臨奠贈開府儀同三司
麟為將沈毅持重不少縱捨宿衛士嘗犯法詔釋之
麟杖之于庭而後請罪詔之罪故所至肅然

雄字長夫少勇鷙有謀年十八即佐父征伐從討金
湯以百騎先登奪隘又成嘉原之功韓絳薦其材閔

試延和殿安南瀘川之役皆在軍仁宗歷涇原秦鳳將

駐甘谷城知通遠鎮

戎車岷州官田佐驥驥使紹聖

中渭帥章梁城平夏

雄部熙河兵策不援夏人傾國來

與之鏖鬪流矢江肩戰梁厲賊引卻追躡大破之斬

首三千級俘虜數萬先五日折可適敗於沒煙士氣

方沮雄賈勇得雋諸道始得并力城成耀東上閣門

使奏州刺史明年虜攻平夏勢銳其城戎不守雄與

第古合兵卻之徙知會州領熙河鈐轄王瞻略地青

唐羌人攻湟鄯詔雄與前援之邈川方急雄適至

羌望見塵起驚而潰圍既解遂趨鄯州履後期乃至

贍言蘭溪宗有遺寇宜庶勝平之履即往雄諫不聽
戒所部嚴備以待俄而虜師退賊追及雄整衆迎擊
破之獻馘二千哲宗遣中使持詔勞問徙河州种朴
戰没王贍軍陷敵中雄自鄯至湟四戰皆捷援出之
遂築安鄉關夾河立堡以護浮梁通湟水漕運商旅
負販入邊者始絡繹於道加復州防禦使建中靖國
初議奪湟州詔訪雜州害雄以為可棄遂以賜趙懷
德徙雄知熙州進華州觀察使蔡京用王厚在河湟
治棄地罪停雄官光州居住二年得自便後論為責
輕復竄金州明年乃歸高永年死西寧請戍阻絕

起雄權經略熙河安輯復新邊使知滄州加捧日天

武四廂都指揮使復為熙州遷安德軍節度觀察留

後步軍副都指揮使自武康軍節度使召詣闕為中

太一宮使引疾納節鉞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又以武

康節知熙州熙河十八年間更十六帥唯雄三至凡

六年未幾以檢校司空奉寧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

府儀同三司謚武憲

古亦以邊功官累熙河經略靖康元年金兵逼金城

古與秦鳳經略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俱勒兵

勤王時朝命种師道為京畿河北路制置使趣召之

師道與古子平仲先已率兵入衛欽宗拜師道同知樞密院宣撫京畿河北河東平仲爲都統制上方倚師道等卻敵而种氏姚氏素為山西巨室兩家子弟各不相下平仲恐功獨歸种氏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戰爲言欲夜劫幹離不營謀泄反爲所敗旣而議和金兵退詔古與种師中折彥質范瓊等領兵十餘萬護送之粘罕陷隆德府以古為河東制置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諸郡粘罕圍太原內外不相通古進兵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與金人戰互有勝負太原圍不解詔古與師中犄角

師中進師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朝廷數遣使趣戰師中約古及張灝兩軍齊進而二人失期不至師中回趣榆次兵敗而死金人進兵迎古遇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龍德詔以解潛代之古之屯威勝軍也帳下統制官焦安節妄傳寇至以動軍情旣又勸古遁去故兩郡皆潰李綱召安節斬于瓊林苑中丞陳過庭奏古罪不可恕詔安置廣州

楊燧開封人善騎射應募隸軍籍從征貝州穴城以入賊平功第一補神衛指揮使又從征儂蠻數挑戰手殺數十人衆乘之而捷擢萬乘都指揮使遷榮州

團練使京城左廂巡檢救濮宮火英宗識其面及即位以為鄧州防禦使步軍都虞候歷環慶涇原鄜延二路副都總管至馬軍副都指揮使由容州觀察使拜寧遠軍節度殿前副都指揮使卒贈侍中謚曰莊敏燧初穴貝州城時為叛兵所傷同行卒劉順救之得免及貴順已死訪恤其家甚至故人妻子貧不能活者一切收養之人推其義

劉舜卿字希元開封人父鈞監鎮戎兵馬慶曆中與子堯卿戰死於好水舜卿年十歲錄為供奉官歷昌州駐泊都監論降瀘水蠻八百人誅其桀驁者知水

洛城神宗經略西邊近臣薦其能召問狀對曰自元昊稱臣秦中不復戒嚴今宜先自治帝善之命訓京東將兵一年入閱於內殿帝歎曰坐作有度其可用也爾無忘世讎勉思忠孝期以盡敵舜卿泣謝即日加通事舍人環慶有警詔帥長安兵赴之乃單騎馳往慶州至則難已解知原州改秦鳳鈐轄襲擊西市城先登有功遷皇城副使又之知代州加密省副使遼遣謀盜西關鎖舜卿容易舊鑰而大之數日虜以鎖來歸舜卿曰吾未嘗亡鎖也引視納之不能受遂慚去誅謀者轉西上閣門使知雄州始視事或告契

丹游騎大集請甲以俟舜卿不為動乃妄也契丹繫
州民檄索之不聽會有使者至因捕取其一以相當
必得釋乃遣在雄六年恩信周浹元祐初進龍神衛
四廂都指揮使高州刺史知熙州夏人聚兵天都連
西羌鬼章青宜結先城洮州將大舉入寇舜卿欲乘
其未集擊之會諸將議方略使姚兕部洮西嶺武勝
兵合河州熟羌擣講珠城遣人間道焚河橋以絕西
援种誼部洮東由哥龍谷宵濟拜金川黎明至臨洮
城下一鼓克之俘鬼章并首領九人斬馘數千計遷
馬軍都虞候再遷徐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知

渭州召還宿衛未上道卒贈奉國軍節度使謚曰毅
敏舜卿知書曉吏事謹文法善料敵著名北州

宋守約開封酸棗人以父任為左班殿直至河北緣
邊安撫副使遷知恩州仁宗諭以亂後撫御之意對
曰恩與他郡等耳而為守者猶以反側待之故人心
不自安臣願盡力徙益州路鈐轄累遷文州刺史康
州團練使知雄州歷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
步殿前都虞候入宿衛遷洋州觀察使衛兵以給粟
陳謙諫執政將付有司治守約曰御軍安用文法遣
一牙旗語之曰天子太倉粟不請何為我不貸汝衆

懼而聽命進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留後神宗以
禁旅驕惰為簡練之法屯營可併者併之守約率先
推行約束嚴峻士始怨終服或言其持軍太急帝密
戒之對曰臣為陛下明紀律不忍使恩出於臣而怨
歸陛下帝善之欲擢真樞府宰相難之乃止故事當
郊之歲先期籍士卒之兇悍者配下軍以警衆當受
糧而倩人負者罰久而浸弛守約悉舉行之所居肅
然無人聲至蟬噪於庭亦擊去人以為過泣職十年
卒年七十一贈安武軍節度使謚曰勤毅

子球以蔭幹當禮賓院條秦川券馬四弊群牧使用其
議馬商便之再使高麗密訪山川形勢風俗好尚使
還圖紀上之神宗稱善進通事舍人帝崩告哀契丹
至則使易吉服球曰通和歲久憂患是同大國安則
為之契丹不能奪積遷西上閣門使樞密副都承旨
為人謹密朝日所聞上語雖家人不以告卒於官
論曰自郝贊至宋守約皆恂直忠篤為一時名將遭
世承平邊疆少警擁節旄立殿陛高爵重祿以壽考
終宜也姚氏世用武奮兕與弟麟並有威名關中號
二姚兕之子雄亦以戰功至節度使而古竟以敗貶
其才否可見已

列傳卷第一百八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列傳卷第一百九

宋史三百五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錄軍國書前中書右丞相襲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是脫等奉

勅修

苗授 子復 王君萬 子瞻 張守約

王文郁 周永清 劉紹能

王光祖 李浩 和斌

劉仲武 曲珍 劉閻

郭成 賈崇 張整

張蘊 王恩 楊應詢

趙隆

苗授字授之路州人父京慶曆中以死守麟州抗元
昊者也少從胡翼之學補國子生以蔭至供備庫副
使王韶取鎮洮授爲先鋒破香子城拔河府羗雖敗
氣尚銳輒圍香子以迎歸師韶遣將田瓊救之瓊死
乃簡騎五百屬授授奮擊敗之休士二日羗復要於
架麻平注矢如雨衆懼授令曰第進毋恐彊牌數百
且至行前者傳呼羗驚亂力戰數十斬首四千級又
破之於牛精谷取珂諾賊盡得河湟地知德順軍三
遷西上閣門使鬼章寇河州詔授往一戰克撒宗論
功第一遂知州事加四方館使榮州刺史徙燕達取

銀川降木征獻之京師加引進使果州團練使涇原
都鈐轄召使契丹神宗勞之曰曩香子之役非汝以
寡擊衆幾敗吾事以爲秦鳳副總管徙熙河復知河
州副李憲討生羗於露骨山斬首萬級獲其大酋冷
雞朴羗族十萬七千帳內附威震洮西拜昌州團練
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徙知雄州熙州元豐西討
授出古渭取定西蕩禹城花麻諸族降戶五萬城蘭
州遇賊數萬於女遮谷登山逆戰敗退伏壘中半夜
遁去授踰天都山焚南牟屯沒煙凡師行百日轉鬪
千里始入塞授遇事持議不苟合初在德順或議城

錢南授曰地阻大河糧道不濟非萬全計也後即止
師征靈武詔令援高遵裕即條上進退利害甚切歷
進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元祐三
年遷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踰歲以保康
節度知潞州提舉上清太平宮復使殿前薨年六十
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莊敏子履

履束髮從戎授之降木征也履護送至京得閣門祇
候歷熙延渭秦四路鈐轄知鎮戎軍及其父時已官
四方館使吉州防禦使矣以事竄房州起爲西上閣
門副使熙河都監又責右清道率府率監峽州酒稅

元符初悉還其官以熙河蘭會都鈐轄知蘭州詔同
王贍取青唐與姚維合兵討峽羌錢羅結贍將李忠
戰敗羅結大集衆宣言欲圍青唐履雄將至羌列陣
以待勢甚盛履叱軍士納弓於韃拔刀而入羌怙衆
穴殊死鬪梟將陳迪王亨輩皆反走履獨駐馬不動
有酋青袍白馬突而前手劔擊履帳下王拱以弓格
之僅免復繞出履背欲斷軍爲二別將高永年率所
部力戰數十合羌退乘勝圍蘭宗堡弗能拔日暮收
兵入營羌宵潰明日縱兵四掠焚其族帳而還旣而
阿章叛詔履與种朴過河討蕩辭以兵少朴遂陷錄

履前功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成州團練使知慶州徙渭州進捧日天武都指揮使是後史失其傳子傳在叛臣傳

王君萬秦州寧遠人以殿侍為秦鳳指揮使王韶開邊青唐大酋俞龍珂歸國獨別羌新羅結不從經畧使韓縝期諸將一月取之君萬詐為獵者逐禽至其居稍相親狎與同獵乘間撻之墜馬斬首馳歸以獻甫及一月積功得閣門祇候王師定武勝首領藥廝迦邀劫于間貢物帥師討焉君萬出南山復險峇地羌潛伏山谷間忽一騎躍出橫矛將及君萬亟側身

避之回首奮擊斬以徇其眾驚號相率聽命所斬乃藥廝逋也復破北關南市功最多擢熙河路鈐轄進領英州刺史達州團練使賜絹五百洮西羌叛圍河州君萬請於王韶以為南撒宗城小而堅疆勇所聚若併兵破之圍當自解韶用其計圍果解累官客省使為副總管坐貸結糴錢數萬緡為轉運使孫迴所糾貶秩一等討西山鐵城有功復故官職君萬然孫迴使番官木丹訟之鞫于秦隴又貶為鳳翔鈐轄籍家貲償逋遂以憤卒子瞻

瞻始因李憲以進立戰功積官至皇城使領開州團

練使元符中知河州熙師鍾傳以冒白草原賞獄治
于秦詔轉運使張詢論諸將得自首贍具伏詐增首
級因說詢云青唐人有叛贍征意可取也詢信之即
具奏言已令贍結約起兵哲宗與輔臣罪其狂妄專
輒亟罷詢而命孫迴寃實獄上奪贍十一官猶令領
州贍欲以功贖過乃密畫取青唐之策遣客詣章惇
言狀惇下其事於孫路路以為可取贍遂引兵趣邈
川路知贍狡獪難制使總管王愍統軍而以贍副贍
為前鋒渡河先下隴朱黑城忌愍今其功給之曰晨
食畢乃發愍信之夜半贍忽傳發平明入邈川據府

庫徑上捷書不以白軍府愍過午始至以事訴於路
路亦怒顓以兵柄付愍而留贍屯邈川宗哥酋舍欽
脚求內附贍遣裨將王詠率五千騎赴之既入而諸
羌變詠馳書告急王厚使高永年救之乃免贍與愍
交訟又訴路指畫相違惇主贍而不直路曰首謀者
贍也路欲掩其功故抑贍乃徙路河南罷愍統制以
胡宗回為帥時贍征已來降青唐戍將惟心牟欽瓊
父子百餘人在贍不即取二羌遂迎溪巴溫之子隴
援入守始孫路乞先全邈川及河南北諸城然後進
師贍怨路因言青唐不煩大兵可下而路逗遛失機

會暨宗回至乃云夏人謀攻邈川當為守備青唐未
可取宗回責其反覆日夜督出師遣使威以軍法且
聲言欲使王愍代將贍懼急進攻隴援及心牟等皆
出降贍入據其城詔建為鄯州進贍四方館使榮州
防禦使知州事黃履謂賞薄乃拜維州團練使為路
鈐轄贍縱所部剽殺羗衆攜二心牟等結諸族帳謀
復青唐其在山南者先發贍遣將李賓領二千騎掩
襲心牟以下自守西城與羗鬪賓喻南山入保敦谷
討蕩羗戰敗奔北四山皆空贍戮心牟等九人悉捕
斬城中羗積級如山初贍諷諸酋籍勝兵者淫其臂

無應者箠羅結請歸帥本路為唱贍聽之去遂嘯集
外叛以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
履姚雄來援圍始解已而王吉魏釗种朴相繼敗沒
將士奪氣書聞帝震駭於是轉運使李諲秦希甫劾
贍盜取二城財物因此致變又殺心牟欽羶以滅口
曾布言贍創造事端以生邊害萬死不塞責詔貶右
千牛將軍房州安置言者論之不已熙河又奏青唐
諸族怨贍入骨髓日圖報復樞密院乞斬贍以謝一
方詔配昌化軍行至穰縣而縊崇寧初蔡京入相錢
適訟贍功及王厚平鄯廓於是追贈保平軍節度觀

察留後除其子珽通事舍人

張守約字希參濮州人以蔭主原州截原砦招羗酋水令逋等十七族萬一千帳爲廣南乏馬承受公事當儂寇之後二年四詣闕陳南方利害皆見納用歐陽修薦其有智略知邊事擢知融州峒將吳儂恃險爲邊患捕誅之脩復薦守約可任將帥爲定州路駐泊都監徙秦鳳居職六年括生羗隱土千頃以募射手築碶石堡并谷城第功窳多夏人萬騎來寇守約適巡邊與之遇不解鞍簡兵五百逆戰衆寡不侔勢小卻夏人張兩翼來守約挺身立陣前自節金鼓發

疆弩殪其酋敵遂退神宗開拓熙河召問曰王韶能辦事否對曰以天威臨之當無不濟但董氈忠勤効順恐不宜侵逼因請名古渭爲軍以根本隴右帝從之建爲通遠軍加通事舍人熙河鈐轄仍統秦鳳羗兵駐通遠河州羗率衆三萬屯于敦波欲復舊地守約度洮水擊破之取窖粟食軍羗老弱畜產走南山左右欲邀之云可獲萬萬守約曰彼非敢迎戰逃死耳輒出者斬鬼章圍岷州守約提敢死士鳴鼓張幟高山上賊驚顧而遁遂知岷州降其首領千七百人遷西上閣門使知鎮戎軍徙環州慕家族頡很難制

搖動種落勒兵討擒之餘遁入夏國守約駐師境上
檄取不置居數日械以來斬於市後征靈武至清遠
軍言於高遵裕曰此去雲州不三百里用以前軍先
出直擣其城今夏人以一方之力應五路之師橫山
無人靈州城中惟僧道數百若裹十日糧疾馳三日
可至軍無事矣又勸高遵裕令士衆護糧餉以防抄
掠不聽果以敗還守約有捍海南鹹平之功亦不錄
進為環慶都鈐轄知邠州徙涇原廊延秦鳳副總管
領康州刺史夏人十萬屯南牟畏其名引去知涇州
涇水善暴城每春必增治隄堰費不貲適歲饑罷其

役或曰如水害何守約曰歟歲勞民甚於河患吾且
徐圖之河神祠故在南壩禱而遷諸北以殺河怒一
夕雷雨明日河徙而南其北遂為沙磧以龍神衛四
廟都指揮使召還道平年七十五守約典七州皆有
惠愛可紀神宗嘗謂武臣可任者以燕達劉昌祚姚
麟王崇極劉舜卿等對其後皆為名將時稱知人
王文郁字周卿麟州新秦人以供奉官為府州巡檢
韓琦薦其材加閣門祇候麟府駐泊都監熙寧討夏
國文郁敗之吐渾河其將香崖夜遣使以劍為信欲
舉衆降許之旦而至與偕行衆情忽變謀以出文郁

擊之追奔二十里據險大戰矢下如雨文郁徐引度河謂吏士曰前追疆敵後背天險韓信驅市人且破趙况爾曹皆百戰驍勇邪士感奮進擊夏人大潰降其衆二千遷通事舍人夏人踰屈野河掠塞上文郁追至長城坂盡奪所掠而還神宗召見問曰向者招納香崖群議不一其為朕言之對曰此乃致敵上策恨未能多爾並邊生羗善馳突識鄉導黨能撫柔之所謂以外夷而攻外夷也帝於是決意招納多獲其用知文郁善左射并招其子弟閱肄殿庭文郁九發八中詔官其二子知鎮戎德順軍預定洮河遷右驎

驎副使知麟州夏衆踐蹂襲敗之部使者劾為生事奪邵邕未幾為熙河將李憲討靈武文郁得羗戶萬餘遷路鈴轄夏人圍蘭州已奪兩關門文郁募死士夜趨而下持短兵突賊即掃營去擢東上閣門使知蘭州諜知夏人將大入清野以俟果舉國趨臯蘭文郁乘城禦之殺傷如積圍九日而解救其尸為京觀加茶州團練使以捧日天武都指揮使為副都總管以殿前都虞候知河州築安西城金城關進秦州坊禦冀州觀察使平年六十六周永清字肅之世家靈州州陷祖美歸京師永清以

蔭從仕宰相龐籍言其忠勇加閤門祇候押時服賜
夏國至宥州夏人受賜不曉詰之恐而跪遷通事舍
人渭州鈐轄渭兵劫而陳伍不講永清訓以李靖法
帥蔡挺嘉其整圖上之詔推於諸道知德順軍夏表
入寇擊擒其酋呂效忠又募勇士夜馳百里擣賊巢
穴斬首三百級俘數千人獲索馳甲馬萬計城中無
知者並若禁地三百里盜耕不可禁永清拓籍數千
頃置射士二千聲聞敵地降者引入帳下待之不疑
多得其死力徙秦鳳鈐轄河北沿邊安撫副使知代
州契丹無名求地朝廷命韓縝分畫永清貳馬入對

言疆境不可輕與人臣職守土不願行固遣之復上

章陳利害竟以母病辭歷高陽關定州涇原路鈐轄

知涇州保州又為定州路副總管終東上閤門使

劉紹能字及之保安軍人世為諸族巡檢父懷忠官

內殿崇班閤門祇候元昊叛厚以金帛及王爵招之

懷忠毀印斬使洎入寇力戰以死錄紹能右班殿直

賜以名為軍北巡檢擊破夏右樞密院党移賞糧數

萬畧於順寧夏人圍大順城紹能為軍鋒毀其柵至

奈王川遷擊於長城嶺熙寧中又敗夏人於破羅川

皆策功最累遷洛苑使英州刺史鄜延兵馬都監舊

翻內屬者不與漢官齒至是悉如之仍以其子襲故職元豐西討召詣闕神宗訪以計對曰師旅遠征儲侍不繼為大患若俟西成後四糧深入乃可以得志帝以為然命統兩軍進討紹祜世世邊將為敵所忌每設疑以間之帝獨明其不然手詔云紹祜戰功最多忠勇第一此必夏人畏忌為間害之計耳紹祜捧詔感泣嘗坐虜肆對按驗卒無實守邊圍四十七年大小五十戰以皇城使簡州團練使卒

王光祖字君俞開封人父珪為涇原勇將號王鐵鞭戰死好水川錄光祖為供養十官閣門祇候熙寧中同

提點河北刑獄改沿邊安撫都監進副使界河巡檢趙用擾北邊契丹以兵數萬壓境造浮橋如欲度者光祖在舟中對其衆盡徹戶牖或謂契丹方陣而以單舟臨之如不測何光祖曰彼所顧者信誓也其來欲得趙用耳避之則勢張吾死不足塞責已而契丹欲相與言光祖即命子襄往兵刃四合然語唯在用襄隨機折塞之其將蕭禧遽揮兵去且邀襄食付所戴青羅泥金笠以為信即上之時已有詔罷光祖矣吳克曰向非光祖以身對壘又使子冒白刃取從約則事未可知宜賞而黜何以示懲勸乃除真定鈐轄

徒捧夔渝獠叛詔熊本安撫而命內藏庫使楊萬成
都鈐轄賈昌言捧夔都監王宣與光祖同致討皆受
本節度本疑光祖不爲用分三道進師使光祖將後
軍出黃沙坎比發日已暮士以杖索塗相挽而前夜
半抵絕頂質明獠望見大駭一鼓而潰萬等困於松
谿又亟往援出石門殺其險促黔兵先登襲賊賊舍
去光祖夜泊松嶺上只始遇萬等與俱還本愧謝上
其功第一土蕃圍茂州光祖領兵三千會王中正破
雞宗闕賊據石鼓村扼其半道中正召諸將問計光
祖獨請行旣抵石鼓坪銳兵分襲吐蕃皆出其不意

皆驚迫遂舍中

于茂瀘夷乞弟殺王宥詔從韓存

寶討之軍于梅

夷數萬衆出駐落箇棧欲老我師

霖雨不止光祖勸存寶早決戰不聽林廣至復從征
蕩其巢窟積功至四方館使知瀘州置瀘南安撫使
俾兼領邊事聽顯決遷客省使嘉州刺史歷涇原河
東定州路副總管率

李浩字直夫家本綏州徙西河浩務學通兵法以父
定蔭從軍破儂智高韓絳城羅兀領兵戰賞堡嶺川
殺大首領訛革多移斬首千三百餘級積官供備庫
副使廣西都監哀西北疆事著安邊策謁王安石安

石言之神宗召對改管幹麟府兵馬未行又從章惇
於南江引兵向三路屯鎮江入叙州討舒先貴破盈
口柵下天府會于洽州入懿州蠻酋田元猛元喆合
結伶拒官軍浩分兵擊之殺結伶降元猛元喆遂城
懿州進討黔江蠻復城黔江惇上其功謂不當與他
將比擢引進副使熙河鈐轄李憲討山後羌浩將右
軍至合龍嶺會戰遣降羌乞囉輕騎突敵帳俘其酋
冷雞朴李密撒馘二千遷東上閤門使為副總管知
河州安撫洮西五路大舉浩將前軍復蘭州遷引進
使隴州防禦使知蘭州兼熙河涇原安撫副使坐西

關失守及報上不實丹貳執旋以戰吃囉尾并連立
功復之哲宗即位拜忠州防禦使捧日天武都指揮
使馬軍都虞候進黔州觀察使歷鄜延安太原永興環
慶路副都總管再知蘭州卒贈安化軍留後

和斌字勝之濮州鄆城人選隸散直為德順軍指揮
使凡五年數扞敵被重創十餘知軍事劉蕡濟以元
平敗沒執送京師并逮其家斌慰安調護為寓金帛
他所密告蕡濟乃以家為恤平寬既徙蕡濟獲免家
賴以全定川之後將皆沒喪所乘馬斌輟騎與之且
戰且行與蕡濟青南使使歸蕡濟為前鋒青駐賓

州十日以心冠... 倍道無行... 以兵疲於險利在
速戰即日度關... 賊歸... 騎血戰繞
出賊後遂敗... 宗拊勞
擢文思副使... 廣西... 秦鳳廣西以蠻事乞留
秦州亦請之詔留廣西累歲徙涇原召對議者謂交
州可取斌盛言有害無益願斌邊臣無兵動神宗歎
曰卿質且如此乃知兩路爭卿為不誣矣進帶御器
棧渭部... 帥王廣淵命吏賑給斌曰救之無術是殺
之耳廣淵以委斌斌擇地營居養視有法所活以萬
數安南之寇復徙廣西累遷皇城使昭州刺史撫水

蠻羅世念犯宜州守將戰死斌提步騎三千進討方
暑晝方趣兵至懷遠寨曰此要害之地得之則生或
曰奈何背龍江邪笑曰是所以生也因示弱驕之蠻
果大至斌選將迎敵戒以遇之則走誘至平坂列八
陣以待之張疑兵左右山上... 登嶺望見始大驚斌
分騎翼其旁自被甲出出為衆士先歿死戰蠻大敗
... 首當西千八百內附遂以榮州團練使知宜
州... 西上階... 使知宜州... 遂除高陽關副總
管... 永興軍路... 遂都指揮至步軍...
... 年八十... 遂於為將以恩...
... 遂於為將以恩...

得邊人心猶... 首... 造事皆
彈不致發或... 謀故所至
無事士大夫... 說... 將累官至右
武大夫威州刺史... 州... 遠弓式能破堅
於三百步外... 號為... 進... 州觀察使在雄
十年頗能偵敵... 攻... 說... 心之分麾下兵
俾以副統制... 師道軍于白溝旬有二日而退追
兵至北風大... 雷師不能視契丹以背盟譙責薄暮
始得還於見... 貫以契丹尚威... 未可圖劫說規候不實
於濠州團結... 副使... 州... 變... 置... 始興取燕之謀見事

勢浸異則又以為不宜取故平燕肆殺獨不得還後

復官卒

劉仲武字子文秦州成紀人熙寧中試射殿庭

補官數從軍累轉禮賓使為... 原將夏人謀犯天聖

若涓帥檄諸將會兵約曰過其日賊不至即去仲武

謀得的期乞緩分屯帥不樂但留一將及仲武軍如

地而敵至力戰却之遷皇城使熙河都監復湟川進

東... 閣門使知河州... 蕃趙... 德... 阿章... 數萬叛

命... 武... 持數日潛遣二將... 千騎扣其營戒曰彼

出勿與戰... 還伏兵道... 二將... 還... 羌果追之遇伏大

敗斬首三千級復西寧州未幾使德阿章降累進客
省使榮州防禦使副高六年西征仲武欲持重固壘
永生易賊戰遂大敗仲武引各其罰以為西寧都
未下與夏人戰傷足明廷聞之貪積石軍邀仲武計
護重賞招誘羗王子臧征僕哥收果穴可乘其便但
事仲武曰王師入羗必降或退伏額辨耳若稟人即待
河橋功力大非倉卒可成緩急遣約降而索一子為
報慮失事機貫許以便宜僕哥與武帥師渡河挈與
質仲武即遣子錫往河橋亦成歸貫掩其功仲武亦不自言徽宣
遣使持至邊賜

獲王者訪得武石對帝勞之曰高永年以不用卿
言失律僕哥之降河南級定歸也問幾子曰九人
悉命以官錫閣門祗候仲武知西寧州從渭州召為
龍神衛都指揮使復出熙州秦州副都指揮
使熙帥劉法死又以熙渭都統制攝之歷拜徐州觀
察使保靜軍承宣使瀘州軍節度使以老提舉明道
宮再起為熙州卒于宮年七十二贈檢校少保謚曰
威肅子鎬別有傳

曲珍字君王隴干人世為著廷寶元康定間夏人數
入寇珍諸父糾集鄉軍以詔不敢犯於是曲氏以

材武長雄邊關珍奇馳名與叔父出塞游獵
猝遇夏人陷其圍中擊大呼以披靡得出顧叔不
至復持短兵還決鬪俱脫秦副都督轄劉溫潤奇
其材一日出寶劍曰龍頭石於百步外者與之
諸少年百發不能中珍後至一穴破之後溫潤城古
渭與羌戰先登陷陳爲緄德城監押提孤軍拒寇斬
其大酋加閣門祇候有功陞西道內殿崇班郭遠趙
嵩南征爲第一將進自右江撫接廣原三州十二縣
降僞守已下百六十八老稚三萬六千口是行也功
最諸將遷西染院使得疾輿還京帥神宗遣使臨問

少間令入對珍念一帥不和睦上問必及之言之必
形曲直將何以對乃以餘疾未平爲辭帝復使將勞
賜之弓劍鞍勒命有司蠲其鄉徭賦擢脚心鈴轄進
副總管從種諤攻金湯永平川斬二千級累遷客省
使拜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徐禧城永
樂珍以兵從板築方興羌數十騎濟無定河覘後珍
將追殺之禧不許謀言夏人聚兵甚急珍請禧還米
脂而自居守明日果至禧復來珍白敵兵衆甚公宜
退處內柵檄諸將促戰禧笑曰曲侯老將何怯邪夏
兵且濟珍欲乘其未集擊之又不許及攻城急又勸

禧曰城中井深泉涸士卒渴甚恐不能支宜乘兵氣未衰潰圍而出使人自求生禧曰此城據要地柰何棄之且爲將而奔衆心搖矣珍曰非敢自愛但刺使謀臣同沒于此懼辱國耳數日城陷珍縋而免子弟死者六人亦坐貶皇城使帝察其無罪諭使自安養以圖後效元祐初爲環慶副總管夏人寇涇原號四十萬珍擣虛馳三百里破之曲律山俘斬千八百人解其圍進東上閣門使忠州防禦使卒年五十九珍善撫士卒得其死力雖不知書而忠朴好義本於天性劉闡字靜叔青州北海人以拳力爲軍校從延州軍

出塞遇敵矢貫左耳戰不顧衆服其勇從文彥博討具州次城下攀壘欲登賊以曲戟鈎其甲闖裂之而墜議者欲穿地道入闡曰穴地積土賊且知之城瀕河若晝囊土而夜投諸河宜無知者彥博以爲然穴成闡持知兵先入衆始從遂登陴引繩而上遲明師畢入具州平功第一擢虎翼指揮使累遷宣武神衛都指揮使昭州刺史辰州團練使韓絳宣撫陝西詔闡自河東爲掎角至鐵冶溝夏人大集衆懼闡自殿後率銳驍搏戰飛矢蔽體不爲却敵解去爲冀州駐泊總管河水漲隄防墊急闡請郡守開青楊道口以

殺水怒莫敢任其責閔躬往濬決水退冀人賴之以
左金吾大將軍致士卒年八十五

郭成字信之德順中安堡人也從軍得供奉官王師
趨靈武成將涇原兵擊破夏人於漫移隘至城下有
羗乘白馬馳突陣前大將劉昌祚曰誰能取此者成
躍馬梟其首以獻進秩四等朝廷築平夏城置將成
之又環以五砦渭帥章綵問可守者於諸將皆曰非
郭成不可遂使往守夏人恚失地空國入爭謀曰夏
平視諸壘最大郭成最知兵遂自沒煙峽連營百里
飛石激火晝夜不息成與折可適議棄勝深入以萬

騎異道並進遂俘阿埋都逋二人酋捷聞進雄州防
禦使涇原鈐轄徽宗詔諸軍并力築綏戎懷戎二堡
成獨當合流之役暴露雪中感疾卒帝悼之甚賻以
金帛官其子壻成輕財好施名震西鄙既沒廉訪使
者王孝竭白於朝帝手書報曰郭成盡忠報國有功
于民宜載祀典榜其廟曰仁勇云子浩紹興中為西
邊大將至節度使

賈品字民瞻開封人少時善騎射喟然歎曰大丈夫
生世要當自奮揚名顯親可也遂起家從戎神宗選
材武以為內殿承制慶州荔原堡都監林廣討瀘夷

辟將前鋒又為河東將敗西夏兵於明堂川累功轉
莊宅副使遷路監紹聖中夏兵數萬圍麟州神堂砦
甚急嵩以數百騎往援令其下曰國家無事時不惜
厚祿養汝輩正以待一旦之用耳今力雖不敵吾誓
以死報衆感厲即循屈野河行且五里據北攔坡嶺
上一矢殪其酋衆駭潰哲宗嘉歎賜以袍帶知皇城
使威州刺史遷路鈐轄嵩在兵間二十年有智略能
拊御士卒所鄉輒勝時以良將入對留擢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遷步軍都虞候濠州團練使卒年五十
二贈雄州防禦使

張整字成伯亳州鄆陽人初隸皇城司御龍籍補供

奉官為利文州都巡檢使邊夷歲鈔省地吏習不與
校至反遣之物留久乃去整惡其貪暴無已密募死
士時其來掩擊幾盡有司劾生事神宗壯之不問調
荆湖將領拓溪蠻地築九城董兵鎮守又破蠻於大
田歲中三遷狷矜萬衆乘舟屯托口迫黔江城時守
兵才五百人情大恐整伏其半於托口旁戒曰須吾
旦度金斗崖舉幟則譟而前及旦率其半縛艨艟建
旗鼓沂流急趨賊望見大笑幟舉伏發前後合擊人
人殊死鬪蠻騰踐投江中殺獲不可計為廣西鈐轄

坐殺降徭青監江州酒稅復為涇原貞定京東環慶
鈐轄整涖軍嚴明哲宗嘗訪於輔臣召之對擢為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管幹馬軍司卒官至威州刺史
張蘊字積之開封將家子也從軍為小校隸劉昌祚
至靈州遇敵中矢拔鏃復戰以功賜金帶從征安南
次富良江諸將猶豫未進蘊褰裳先濟衆隨之蠻
走使巫被髮登崖為厭勝蘊射之應弦而斃一軍謹
譟歷京西涇原將知綏德懷寧順寧軍等六城儲粟
至三十萬斛將兵取宥州破夏人於大吳神流堆宥
州監軍引鐵騎數千趨松林堡蘊諜知之頭兵長城

嶺以待戒諸部曰此遠來氣盛少休必困困而擊之
必捷果以勝歸夏人寇順寧蘊置伏陁中約聞呼則
起俘斬數百十人獲馬械甚衆累遷皇城使榮州刺
史成州團練使通州防禦使開德河陽馬步軍副總
管顯肅皇后母白氏再適蘊徽宗屢徵以恩進其
官輒力辭不敢受人以為賢卒年七十二贈感德軍
節度使諡曰榮毅

王恩字澤之開封人以善射入羽林神宗閱衛士挑
糧中的且停其統補供備庫副使為河州巡檢夏寇
寇蘭州恩擢戰戎下中兩矢拔去復闢意氣彌厲遷

涇原將營擊軍出萬惠嶺士饑欲食恩倍遣糶行衣
洶洶已而過敵數萬引兵先入壁井竈皆具諸將始
服者亦登願見恩軍騎徑出遣與語一夫卷刃去若
宗召見語左右曰先帝時宿衛人皆傑異如此留為
龍神衛都指揮使遷馬軍都虞候美恩使事詔陪謝
使者問聞涇原有王騎將得無是乎應曰然射三發
皆中使以下相視皆歎息出至涇原副都總管并護
秦渭延熙四路兵城四塞築城老天都十餘壘老圍
平夏諸校欲出戰恩曰賊傾國遠寇難以爭鋒宜以
全制其敵彼野無所掠必楚楚巧而遇伏必敗乃先行

萬人設伏羗既退師果大獲徽宗立以衛州防檢校
徙熙河改知渭州括隱地三萬三千頃分三箭士耕
屯為三十一部以省餽餉邊臣獻車戰議帝以勞恩
恩曰古有之偏籍鹿角今相去益遠人非所習恐緩
急難用天樑不習之器與敵周旋先自敗耳帝善其
對遷馬步軍都指揮使殿前都指揮使武信軍節度
使會休禁事數十人樞密請命都承旨覆視恩言朝
廷選三帥付以軍政今去數十冗卒而不是信即其
他無可為者帝立為罷之睠顧甚寵賜居宅又賜城
西地為園囿屬疾以檢校司徒致仕薨年六十二贈

開府儀同三司

楊應詢字仲謀章惠皇后族孫也歷知信安保定軍
霸州滹滹之間地沮洳水潦易集居人得無以濟應
詢增隄防為長衢濬其旁以泄流民利賴之為河北
沿邊安撫使徽宗以歸信容城兩縣弓手為契丹所
憚欲增為千人或恐生事應詢曰吾欲備他盜彼安
能禁我立增之知雄州朝廷多取西夏地契丹以姻
婭為言遣使乞還之不得擄兵送塞中外惴疑應詢
曰是特為虜聲嚇我耳願治兵積粟示有備彼將聞
風自戢明年果還兵復遣其相臣蕭保先牛溫舒來

請詔應詢逆于境既至帝遣問所以來應詢對願固
守前議尋兼高陽關路鈐轄邊人捕得北盜呂懺兒
契丹謂略執平民有詔使縱釋應詢言吾知執盜耳
因其求而遂與之是示以怯也不與遂質我民固索
之應詢以違詔貶秩再遷洋州觀察使入提舉萬壽
觀館契丹使當賜柑而貢未至有司代以他物使不
受應詢以言折之乃下拜復為定州真定大名副都
總管卒年六十三贈昭化軍節度使謚曰康理

趙隆字子漸秦州成紀人以勇敢應募從王韶取熙
河大將姚麟出戰被重創謂曰吾渴欲死得水尚可

活時已暮有泉近賊營隆獨身潛往漬衣泉中賊覺
隆且鬪且行得歸持衣裂水以飲麟麟乃甦又從李
憲破西市師討鬼章外河諸羗皆以兵應之隆率衆
先至斧其橋鬼章失援乃成擒爲涇原將戰平夏川
功最多崇寧中鈐轄熙河兵將前軍出邈川預復鄯
廓夏人寇涇原詔熙河深入分其兵無令專鄉東方
師至鐵山隆先登士皆殊死戰夏人解去召詣闕徽
宗慰勞之曰鐵山之戰卿力也童貫與論燕雲事隆
極言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
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起釁萬死不足

謝責貫知不可奪白以知西寧州充隴右都護羗豪
信服十二種戶三萬六千願比內地帥劉法西討隆
以竒兵襲羗羗潰城震武遷温州防禦使龍神衛捧
日天武都指揮使仍爲本道馬步副都總管卒贈鎮
潼軍節度使命詞臣製碑帝篆額曰旌忠

論曰有國家者不可忘武備故高祖以馬上得天下
而猶有安得猛士守四方之歎然所貴爲將領者非
取其武勇而已也必忠以爲主智以爲本勇以爲用
及其成功雖有小大之殊俱足以尊主庇民也苗授
策籤南之不可城履不肯討阿章永清不以地與敵

文郁撫納香哩紹能之忠勇珍之忠朴好義光祖應
詢明於料敵守約及整御衆嚴明斌浩之善戰崑恩
之善射聞之出則先登入則殿後其材雖殊其可以
任奔走禦侮之責於四境則一也成以捍衛邊陲服
勤致死明詔褒飭廟食一方宜哉君萬挾誣報怨贖
狡譎善功國有常罰父子謫死亦宜也洗首取燕終
變其說既黜旋復爲失刑矣至若仲武敗則引咎責
已勝則不自言功隆不敢啓釁于賞蘊甘分而辭榮
有士君子之行焉尤武士之所難能也

列傳卷第一百九

列傳卷第一百十

宋史三百五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程國鑣國重事節度使相監修國史總經筵事都總裁院院學奉

勳修

趙挺之

張商英

兄曹英

劉正夫

何執中

鄭居中

張康國

朱諤

金達

沐摠

管師仁

侯蒙

趙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進士上第熙寧建學選
教授登棣二州通判德州哲宗即位賜士卒緡錢卽
守貧老不特給卒怒諫持白挺突入府守趨避左右

盡走挺之坐堂上呼問狀立發庫錢而治其爲首者
參即定魏境河屢決議者欲徙宗城縣轉運使檄挺
之徙視挺之云縣距高原千歲矣水木嘗紀今所遷
不如舊必爲民害使者卒徙之明年河果壞新城
漂居民略盡召試館職爲祕閣校理遷監察御史初
挺之在德州希意行市易法黃庭堅監德安鎮謂鎮
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試蘇軾曰挺之聚歛小人學
行無取豈堪此選至是劾奏軾草麻有云民亦勞止
以爲非謗先帝既而坐不論蔡確通判徐州俄知楚
州入爲國子司業歷太常少卿權吏部侍郎除中書

舍人給事中使遼遼主嘗有疾不親宴使近臣即館
享客比歲享乃在客省與諸國等挺之始爭正其禮
徽宗立爲禮部侍郎哲宗祔廟議遷宣祖挺之言上
於哲宗兄弟同一世宣祖未當遷從之拜御史中丞
爲欽聖后陵儀仗使曾布以使事聯職知禁中密指
諭使建議紹述於是挺之排擊元祐諸人不遺力由
吏部尚書拜右丞進左丞中書門下侍郎時蔡京獨
相帝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遂拜尚書右僕射既相
與京爭權屢陳其姦惡且請去位避之以觀文殿大
學士中太一宮使留京師乞歸青州將入辭會彗星

見帝默思咎徵盡除京諸蠹法罷京召見挺之曰京所爲一如卿言加挺之特進仍爲右僕射京在崇寧初首興邊事用兵連年不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隙一開禍拏不解兵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恤物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已而京復相挺之仍以大學士使佑神觀未幾卒年六十八贈司徒謚曰清憲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長身偉然姿采如峙玉負氣倣儻豪視一世調通州主簿渝州蠻叛說降其酋辟知南川縣章惇經制夔夷狎侮郡縣吏無敢與

共語部使者念獨商英足抗之檄至夔惇詢人才使者以商英告即呼入同食商英著道士服長揖就坐惇肆意大言商英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喜延爲上客歸薦諸王安石因召對以檢正中書禮房權監察御史臺獄失出劫盜樞密檢詳官劉奉世駁之詔糾察司劾治商英奏以出大臣私分願收還主柄使耳目之官無爲近臣所脅神宗爲置不治商英遂言奉世在惇州失入囚因撫院吏徇私十二事語侵樞臣於是文彥博等上印求去詔責商英監荆南稅更十年乃得館閣校勘檢正刑房商英嘗薦舒亶可用

至是宣知諫院商英以壻王滂之所業示之宣綴奏以爲事涉干請責監亦岸鹽稅哲宗初爲開封府推官屢詣執政求進朝廷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爲孝乎凡移書蘇軾求入臺其度詞有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之語呂公著聞之不悅出提點河東刑獄連使河北江西淮南哲宗親政召爲右正言左司諫商英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已極力攻之上疏曰先帝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

局之所建明中書之所勸當戶部之所行遣百官之所論列詞臣之所作命無非指擿扶揚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清日明誅賞未正願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陛下與大臣斟酌而可否焉遂論內侍陳衍以搖宣仁至比之呂武乞追奪光公著贈謚什碑毀冢言文彥博背負國恩及蘇軾范祖禹孫升韓川諸人皆相繼受譴又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其觀望捍闔以險語激怒當世槩類

此惇燾交惡商英欲助惇求所以傾燾者陽瞿民蓋氏養子漸先爲祖母所逐以家資屬其女經元豐訐理不得直商英論其寃導漸使遮執政及詣御史府訐燾姻家與蓋女爲道地哲宗不直商英徙左司員外郎既與漸交閔事皆露責監江寧酒起知洪州爲江淮發運副使入權工部侍郎遷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衆益畏其口徽宗出爲河北都轉運使降知隨州崇寧初爲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學士宋京拜相商英雅與之善適當制過爲褒美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復與京議政不合數詆京身爲輔相志在

逢君御史以爲非所宜言且取商莫所作元祐嘉禾頌及司馬光祭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入元祐黨籍京罷相削籍知鄂州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陝兩州大觀四年京再逐起知杭州過關賜對奏曰神宗脩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留爲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頃之除中書侍郎遂拜尚書右僕射京之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同異更稱爲賢徽宗因人望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徽宗喜大書商霖一字賜之商英爲

政持平謂京雖明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爾於是大革弊事改當十錢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歛以寬民力勸徽宗節華侈息土木抃僥倖帝頗嚴憚之嘗葺升平樓戒主者遇張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過則如初揚戩除節度使商英曰祖宗之法內侍無至團練使有勲勞當陟則別立昭宣宣政諸使以寵之未聞建旄鉞也訖持不下論者益稱之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為先於公坐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為計何執中鄭居士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竄之惠

州有郭天信者以方技詠太史徽宗潛邸時嘗言當履天位自是稍憐寵之商英因僧德洪客彭凡與語言往來事覺鞫于開封府御史中丞張克公疏擊之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旋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天信亦斥死京遂復用未幾太學諸生誦商英之冤京懼乃乞今日便繼復還故官職宣和三年卒年七十九贈少保封英作相適承蔡京之後小變其政譬饑者芴為食故蒙忠直之名靖康褒表司馬光范仲淹而商英亦贈太保紹興中又賜謚文忠天下皆不謂然不唐英

唐英字次功少攻苦編書至經歲不知肉味及進士
第翰林學士孫朴得廿八正議五十篇以為馬周魏元
忠不足多薦試賢良正不就調穀城令縣圃歲畦
薑貨種與民還其陳以配賣取息銓曹指為富縣唐
英至空其圃植千株以作柳亭其中閭者咨羨英宗
繼大統唐英上議始云云為人後者為子懼他日必
有引漢定陶故事以心哀聽者願杜其漸既而漢議
果起帝不豫皇太后命廉又上書請立穎王為皇太
子神宗即位知其人用殿中侍御史入對帝問何尚
衣綠對曰前者因得一回授臣下嘉其孝賜五品

服帝方厲精圖治急於用人唐英言知江寧府王安
石經術道德宜在陛下左右又論示宰祿多費鉅宜以服
為差殺天下苦差役不均蓋思所以寬民力代民勞者
其後略施行帝方欲用之以父一愛去未幾卒唐英有
史材嘗著仁宗政要宋名臣傳四書擣札行于世

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未入太學有聲與范
致虛吳材江嶼號四俊元豐八年南省奏名在優選
而犯高魯王諱九五入皆當黜出仁右曰外家私諱
頒未久不可以妨寒士命真未叙又之為太學錄太
常博士母服闋御史中丞石豫之召赴闕道除左

司諫時方寃蔡邕獄正夫入對宗語及之徐引淮南尺布斗粟之謠以對帝感動散其獄待蔡王如初他日謂正夫曰兄弟之間入難言卿獨能及此後必為公輔又言元祐紹聖所神宗史互有得失當折中其說傳信萬世遂詔刊而以起居舍人為編修官不閱月遷中書舍人進禮事中禮部侍郎蔡京擬相位正夫欲附翼之奏言進命官纂錄紹述先志及施行政事願得陳力其間詔俾閱詳為京罷正夫又與鄭居中陰援京京憾劉達次骨而達善正夫京雖賴其助亦惡之因章緹鑄錢獄辭及正夫時使

遼還京諷有司追逮之帝知其情第貶兩秩京又出之成都入辭留為翰林學士京愈不能平謀中以事作春宴樂語有紫宸朝罷衣衣閑之句京黨張康國密白帝曰衣衣豈可開竟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召為工部尚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大學諸生習樂成京欲官之正夫曰朝廷長育人材規為時用而使與伶官齷策名一豈是得無為士子羞乎東封儀物已具正夫請問力不可帝皆為之止益喜其不與京同政和六年擢拜持進少宰才半歲屬疾三上章告老除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病小愈

馬東歸詔肩輿至以殿長子阜民掖入坐從容及燕
雲事曰臣起書生早旌之事未之學然兩朝信誓之
久四海生靈之衆一深留聖恩明日從節安靜軍起
克中太一宮使封一國公將行賜之詩及硯筆圖書
藥餌香茶之屬甚一正夫獻詩謝帝又屬和以榮其
歸至盱眙病亟命一第作遺牘曰書留神根本深戒
持盈八字遂卒年五一十六贈太保謚文憲再贈太傅
正夫由博士入都一馴政宰相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
性吝嗇惟恐不足於一財晚年築第杭州萬松嶺以達
閣奉御書為名悉取一其旁軍營民舍議者譏之帝眷

念不衰以阜民為兵部侍郎少子阜民徽猶閣待制
何執中字伯通處州龍泉人進士高第調台亳二州
判官亳數易守政不治曾鞏至頗欲振起之顧諸僚
無可仗信者執中一見合意事無纖鉅悉委以剴決
有妖獄久不竟株連寔多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
謂牛羊之角皆曰股扣其故閉不肯言而相視色變
執中曰是必為師張角諱耳即扣頭引伏蔣之奇使
淮甸號疆明官吏望風震懼見執中喜曰一州六邑
賴有君爾知海鹽縣為政識後先邑人紀其十異入
為太學博士以母憂去寓蘇州比隣夜半火執中方

索居遑遑不能去拊柩號慟誓與俱焚觀者悲其孝而危其難有頃火卻柩得存紹聖中五王就傳選爲記室轉侍講端王卽位是爲徽宗超拜寶文閣待制遷中書舍人兵部侍郎工部吏部尚書兼侍讀四選案籍吏多藏于家以舞文取賄執中請置庫架閣命官莅之是後六曹皆倣其法蔡京籍上書人爲刑等初無朝覲及入都之禁執中申言之且請任在京職秩者皆罷遣辟雍成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士女縱觀大爲士論所貶崇寧四年拜尚書右丞大觀初進中書門下侍郎積官金紫光祿大夫一意謹事京

三年遂代爲尚書左丞加特進制下太學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爲解其相卽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默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肆爲非法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臍府受冷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寅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蚤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初賜第信陵坊以爲淺隘更徙金順坊甲第建嘉會成功閣帝親書鉅額以示寵執中與蔡京並相凡營立皆預議略無所建明及張商

英任事執中惡其出已上與鄭居中合擠之陳瓘在
台州執中起遷人石慄知州事使脅取尊堯集謀必
死瓘瓘不死執中怒罷慄政和二年大長公主喪罷
上元端門觀燈執中言不宜以長主故闕衆情願特
爲從日以昭與民同樂之意帝重逆其請爲申五日
期用提舉脩哲宗史紀恩加少保入宴太清樓錫白
玉帶會正宰相官名轉少傅爲大宰又遷少師封榮
國公執中輔政一紀年益高五年卧疾甚賜寬告他
日造朝命止赴六冬起居退治省事明年乃以太傅
統第許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切如居位時入見帝曰

自相位致爲臣数十年無此矣對曰昔張士遜亦以
舊學際遇用太傅致仕與臣適同帝曰當時恩禮恐
未必爾執中頓首謝其在政府嘗戒邊吏勿生事重
改作惜人材寬民力雖居富貴未嘗忘貧賤時斥緡
錢萬置義莊以贍宗族性復謹畏至於迎順主意贊
飾太平則始終一致不能自克卒年七十四帝即幸
其家以不及視其病爲恨輟視朝三日贈太師追封
清源郡王謚曰正獻

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登進士第崇寧中爲都官禮
部員外郎起居舍人至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初居中

自言爲貴妃從兄弟妃從藩邸進家世微亦倚居中
爲重由是連進擢會妃父紳客祝安中者上書涉謗
訛言者并及居中罷知和州徙潁州明年歸故官遷
給事中翰林學士大觀元年同知樞密院時妃寵冠後
宮於居中無所賴乃用宦官黃經臣策以外戚秉政
辭改資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蔡京以星文變
免趙挺之相與劉逵謀盡改京所爲政未幾徽宗頗
悔更張之暴外莫有知者居中往來紳所知之即入
見言陛下建學校興禮樂以藻飾太平置居養安濟
院以周拯窮困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乎帝大悟居中

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繼請對語同帝意乃復
向京京再得政兩人之助爲多居中厚責報京爲言
樞密本兵之地與三省殊無嫌於用親經臣方持權
力抗前說京言不效居中疑不已援始怨之乃與張
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首於黃河獻
以爲瑞京曰此齊少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
中曰首豈宜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始不可測
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我遂申前命進知院事
四年京又罷居中自許必得相而帝覺之不用妃正
位中宮復以嫌罷爲觀文殿學士政和中再知樞密

院官累特進時京總治三省益變亂法度居中每為
帝言帝亦惡京專尋拜居中少保太宰使同察之居
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丁
母憂旋詔起復踰年加少傅得請終喪服除以威武
軍節度使使佑神觀還領樞密院加少師連封崇宿
燕三國公朝廷遣使與金約夾攻契丹復燕雲蔡京
童貫主之居中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為大臣國之元
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筭京曰上厭
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
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稍

寢其後金人數攻契丹日蹙王黼童貫復議舉兵居
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不聽燕山平
進位太保自陳無力不拜入朝暴遇疾歸舍數日卒
年六十五贈太師華原郡王謚文正帝親表其隧曰
政和寅亮醇儒宰臣文正鄭居中之墓居中始仕蔡
京即薦其有廊廟器既不合遂因蔡渭理其父確功
狀追治王珪居中珪壻也故借是撼之然卒不能害
子脩年億年皆至侍從億年遭靖康之難没入于金
後遣事劉預晚德南歸秦檜以婦氏親擢為資政殿
大學士位視執政檜死亦竄死撫州時又有安堯臣

者亦嘗上書論燕雲之事其言曰官寺專命倡爲大謀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官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昔秦始皇築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玁狁漢文帝備北邊元帝納賈捐之之議光武斥減官馬武之謀其得如此藝祖撥亂反正躬擐甲由日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以區區之地契丹所必爭恐使吾民重困鋒鏑章聖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乃聽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今童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以爲謀主故建平

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狼子蓄機隙以逞其欲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伏望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舊好無使外夷乘間窺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徽宗然之命堯臣以官後竟爲姦謀所奪堯臣嘗舉進士不第蓋悖之族子也

論曰君子小人猶冰炭不可一日而處者也趙挺之爲小官薄有才具熙寧新法之行迎合用事元祐更化宜爲諸賢鄙棄至於紹聖首倡紹述之謀觝排正人靡所不至其論蔡京不過爲攘奪權寵之計而已所

謂楚固爲失齊亦未爲得也徽宗知京不可顛任乃以張商英鄭居中輩敢與京爲異者參而用之殊不知二人者向背離合視利所在亦何有於公議哉商英以傾詖之行竊忠直之名沒齒猶見褒稱其欺世如此何執中蚤緣舊學致位兩府無所建明惟務媚嫉至用石忝脅陳瓘取尊堯集欲因以殺瓘何爲者耶宣政命相得若而人尚望治乎劉正夫生平所爲朕呻出沒正邪之間商英之徒也唐英有清才而寡失德獨薦王安石爲可咎然安石未相正人端士孰不與之又何責乎唐英

張康國字賓老揚州人第進士知在丘縣紹聖中戶部尚書蔡京整治役法薦以參詳利害使提舉兩浙常平推行之豪猾望風歛服發倉救荒江南就食者活數萬口徙福建轉運判官崇寧元年入爲吏部左司員外郎起居郎二年爲中書舍人徽宗知其能詞章不試而命遷翰林學士二年進承旨拜尚書左丞而以其兄康伯代爲學士尋知樞密院事康國自外官爲郎不三歲至以始因蔡京建京定元祐黨籍者詳講議司編彙章牘皆預密議故汲汲引接之帝亦器重焉及得志寢爲崖異帝惡京專悞陰令沮其姦嘗

許以相是時西北邊帥多部內好官自辟置以力
不才康國曰並塞當擇人以紆憂顧奈何欲私所善
乎乃隨闕是用定為格京使御史中丞吳執中擊康
國康國先知之旦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
為京論臣巨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叱去
之他日康國因朝退趨殿廡暴得疾仰天吐舌昇至
待漏院卒或疑中壽云五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
謚曰文簡康伯仕終吏部尚書
朱諤字聖與秀州華亭人初名紱進士第二調忠正
軍推官崇寧初由太常丞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

給事中以同黨籍入姓名故改名進御史中丞入謝

徽宗曰今朝廷肅清上下無事宜審重以稱朕意對
曰前此中執法類不知職守言事多妄至過天津橋
見汴隄一角墊陷乞脩葺如許細故何足論哉帝曰
然比石豫許敦仁妄發皆如是諤遂奏願如神宗故
事聽政之餘開內閣延群臣從容論道又言陛下手
詔屢下惻怛願治然吏奉行者多安於苟簡或懷二
三祝置不行使德音善教無由下達願分命使者刺
舉諸道有受令而不行及行令而不盡者論如古留
令虧令之罪則令出而朝廷尊矣元祐紛更凡得罪

于熙寧元豐者不問是否輒陳冤訴自歸無過之地
彰先朝之失刑希合姦臣規求進用門下侍郎許將
頃下御史獄抗章云絲毫自知其無事父子相係而
爲囚追屬吏十有六人繫病者百有三日終無可坐
之罪遂加不實之刑夫以追屬吏如是之多繫病者如
是之久卒之於無可坐則先帝所用之刑爲何哉將
於哲廟表泛爲平詞至宣和太后之以前則銜冤負
痛其辭如此於陛下紹述成功得無少損乎詔出將
河南六察官彈治稽違近歲察事多者輒推賞有僥
求之微諤乞罷賞使各安職分從之俄兼侍讀從兵

禮吏三部尚書大觀元年拜右丞相居二月卒年四
十贈光祿大夫謚忠靖諤出蔡京門善附不能有
所達白阮死京爲誣其墓

劉逵字公路隋州隨縣人進士高第調越州觀察判
官入爲太學太常博士禮部考功員外郎國子司業
崇寧中遷權祕書少監太常少卿中書舍人給事中
戶部侍郎使高麗遷尚書錄兵部同知樞密院拜中
書侍郎逵無他才能初少附蔡京故京以孝星
見去相而逵京中書首勸徽宗碑元祐黨碑寬仁書
邪籍之蔡元京所行傳理雇民事稍證正盡與趙

推之同心然獲之多智慮後慮每達白務開其端而
使達終其說達欲自以為功直情不顧未滿歲帝疑
達擅政而鄭君中劄正天之策售矣帝意既移於是
御史余深右公弼論達專恣反覆乘間抵觸盡廢紹
述良法愚視丞相陵墓同列凡所啓用多取為邪黨
學術者及邪籍中子第必其婦兄章縱使之盜鑄罷
知亳州京復相再責鎮江節度副使安州居住京再
以星變去稍起知杭州加資政殿學士次醴泉觀使
召及都而卒年五十四光祿大夫

林據字彥振福州人徙居蘇文邵顯謨閣直學士據用

陰至敕令檢討官蔡京講明熙寧元豐故事引以為
屬還屯田右司員外郎時遣胡士傑詣道據使河北
入辭言大府宜擇帥也州宜擇守西山木不宜來伐
保甲有藝者宜貢諸朝麟女宜使更盛觀實文書關
出疆外者宜遏絕徽宗喜曰卿所陳已盡河朔利害
果庸行賜進士第擢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俄直學
士院禁林官不之帝特命遷為翰林學士初朝廷數
取西夏地夏求援於達達為請命據謂不可言使成
怒之以營壘入境盛氣以待竟者本不知備朝拜言
及見達主始疑授言即執三數夏人之罪謂其朝不

船亦貴而反爲之請禮出不意遂之若臣不知所本
又將遣使攝附奏求還進築夏人滅國語復不
要遂入天慈空客館水漿絕煙火至舍以積積亦巧
以矢度使備渴無所得如是三日乃遣還危事總祖
篇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爲怒隣生事猶除禮部尚書
既而遷人以矢禮言出知穎州尋召爲開封尹大駟
負買錢久不償一日主簿董當早餞亦買乘不納駟訟
之據馳詣蔡京問曰錢法變乎京色動曰方議之未
決也據曰令未布而吾人先知必有與爲表裏者退
鞫之得省吏主名實于法張懷素妖事覺據與御史

中丞余深及內侍雜治得民士交關書疏數百據請
悉焚蕩以安反側衆稱爲長者而京與懷素游最密
據實爲京地也京深德之用鞫獄明凡加秩二等改
兵部尚書進同知樞密院尚書左丞中書侍郎自大
觀元年春至二年五月錄朝散大夫九遷至右光祿
大夫集賢驢唱貢士據當傳姓名不識甄盎字帝突
曰卿誤邪據不謝而語誠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
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言者不厭罷提舉洞霄宮
起爲越州承興軍皆以親平高麗拜端明殿學士又
之知揚州政以察察聞詔入次編丐走下不敢欺有

行商寓逆旅晨出不及歸人以告德曰此當不遠或
利其貨殺之耳指蹤物色得屍購之果城民張所為
也從大名府道過關為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携貳
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據蓋以襄尋故修怨焉其後
北伐蓋兆於此加觀文殿學士拜慶遠軍節度使言
者復論罷之還姑蘇瘍生於背而卒年五十九帝念
其奉使之勤申贈開府儀同三司錄子偉直祕閣數
月偉死嗣遜絕靖康元年以京死黨追貶節度副使
管師仁字元善處州龍泉人中進士第為廣親睦
親宅教授通判澧州知建昌軍有善政擢右正言左

司諫論蘇軾蘇轍深毀熙寧之政其門下士吏部員
外郎晁補之輩不宜在朝廷遂去之河北濱隸諸州
歲被水患民流未復租賦故在師仁請悉蠲減以綏
徠之一方賴其賜遷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工部
侍郎選曹吏多撓法為過師仁暫攝領發其姦抵數
人於罪士論稱之改吏部進刑部尚書以樞密直學
士知鄧州未行改楊州又徙定州時承平百餘年邊
備不整而遠橫使耳至為西人請使疆朝廷詔師仁
設備至則下令增陴浚澮繕葺甲冑僚吏懼不知所
裁師仁預為計度一日而思者十萬轉盼遂成外間

無知者於是日與實容燕宗以示間暇使敵不疑帝
手書詔獎激召為吏部尚書俄同知樞密院才兩月
病拜資政殿學士佑神觀使卒年六十五贈正奉大
夫

侯蒙字元功密州高密人未冠有俊聲急義好施或
一日揮千金進士及第調寶鷄尉知鉅鄉縣民訟皆
決于庭受罰者不怨轉運使黃湜聞其名將推轂之
召詣行臺白事蒙以越境不肯往湜怒他日行縣閱
理文書欲讎致其罪既而無一疵可指始以賓禮見曰
君貞能吏也率諸使者合薦之徙知襄邑縣擢監察

御史進殿中侍御史出寧星變求言蒙疏十事曰去
冗官容諫臣明嫡庶別賢否絕倖冀戒濫恩寬疲民
節妄費戚里毋預事明四寺毋假權徽宗聽納有大用
意遷侍御史西將高永年死于羌帝怒親書五路將
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蒙往秦州逮治既行拜
給事中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曉之曰君輩皆侯
伯無庸以獄吏辱君第以實對案未上又拜御史中
丞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繆公赦孟明子玉
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
使十八將繇之而死是自艾其支體也欲身不病得

乎帝悟釋不問遷刑部尚書改戶部比歲郊祭先期
告辦尚書輒執政至是帝密諭之對曰以財利要君
而進非臣所敢毋喪服除歸故官遂同知樞密院進
尚書左丞中書侍郎先是御史中丞蔡薺誅張商英
私事甚力有旨令廷辨薺曰商英雖有罪宰相也蔡
薺雖言官從臣也使之廷辨豈不傷國體乎帝以為
然一日帝從容問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其心
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頷首且使密伺京所為京聞
而銜之大錢法敝朝廷議改十為三主藏吏來告曰
諸府悉輦大錢市物于肆皆疑法當變薺曰吾府之

積若干曰八千緡薺比曰安有月更革而吾不知明日
制下又嘗有幾事薺獨受旨京不知也京偵得之白
于帝帝曰侯蒙亦如是邪罷知亳州旋加資政殿學
士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江三十六人橫行齊魏
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
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帝曰勞亦居外不忘君忠臣也
命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年六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
謚文穆

論曰崇寧宣和之間政在蔡京罷不旋踵輒起姦黨
日蕃一時貪得患失之小人度徽宗終不能去之莫

不趨走其門若張康國朱諤劉達林攄者皆是也康國達中雖異京然其材智皆非京敵卒為京黨所擊攄奉京姦謀激怒鄰國渝約啓釁罪莫大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謂是歟管師仁執政僅四月引疾求去斯可尚已侯蒙建治五路將帥力為申理十人者繇之而免其仁人利植

列傳卷第一百十一

宋史三百五十二

開儋司種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丞相穆國史領經人事都總裁

秘修

唐恪 李邦彥 余深 薛昂

吳敏 王安中 王襄 趙野

曹輔 耿南仲 王寓

唐恪字欽叟杭州錢塘人四歲而孤聞人言其父輒悲泣以蔭登第調柳尉縣民有被害而尸不獲吏執其鄰人抑使自誣令以為信恪爭之令曰否將為君累恪曰吾為尉而盜不能捕更俾亡辜死乎躬出訪

求夕若有告者旦而得尸遂獲盜知榆次縣豪子雄
於鄉萃通在茲不輸公賦前後莫敢詰恪以理善曉
之悟而自悔折節爲長者最聞擢提舉河東常平江
東轉運判官大觀中牂牁內附召爲屯田員外郎持
節招納夷人夷始恫疑衷甲以逆恪盡去兵衛從數
十卒單行夷望見懼呼投兵聽命以奉使稱職遷右
司員外郎起居舍人迎遼使還言河北邊脩弛廢宜
及今無事以時治之徽宗壯之曰非卿誰宜爲者命爲
都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中貴人稱詔有所市恪不
答憤而歸中以他事降直龍圖閣知梓州歷五年徙

滄州河決水犯城下恪乘城救理都水孟昌齡移檄

索船與兵恪報水勢方惡船當以備緩急滄爲極邊
兵非有旨不敢遣昌齡怒劾之恪不爲動益治水水
去城得全詔書嘉獎乃上疏請暫免保甲保馬呈閱
及復諸縣租等第振貸以寬被水之民未報悉便宜
罷行之民大悅進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召拜戶部侍
郎京師暴水至汴且溢付恪治之或請決南隄以紓
宮城之患恪曰水漲隄壞此亡可柰何今決而浸之
是魚鼈吾民也亟乘小舟相水源委求所以利導之
乃決金隄注之河決旬水平入對帝勞之曰宗廟社

稷獲安卿之力也格再拜因上疏言水陰類也至犯
宮闕天其或者以陰盛之沴傲告陛下乎願垂意時
事益謹天戒宣和初遷尚書帝許以二府為宰相王
黼所陷嚴知滁州言者論其治第歷陽擾民踰制提
舉鴻慶宮五年起知青州未行召為吏部尚書徙戶
部復請外以延康殿學士知潭州請徙錢塘掃墓
然後之官遂改杭州靖康初金兵入汴李邦彥薦之
拜同知樞密院事至則為中書侍郎時進見者多論
宣和間事恪言於欽宗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
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

時之憤豈不傷太上道君之心哉京攸黼貫之徒既
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道君請下
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為朕
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因賜東宮舊書萬卷且用
近比除子璟直秘閣力辭之八月進拜少宰兼中書
侍郎帝注禮之甚渥然恪為相無濟時大略金騎再
來邀割三鎮恪集廷臣議以為當與者十九恪從之
使者既行於是諸道動王兵大集輒諭止令勿前皆
反旆而去洎金兵薄城下始悔之密言於帝曰唐自
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

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連據
秦雍領天下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其議而開封尹
何臬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
甚者帝幡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擢
臬門下侍郎恪計不用從帝巡城爲都人遮擊策馬
得脫遂臥家求去御史胡舜陟繼劾其罪謂恪之智
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於交結內侍今國勢日蹙誠
不可以備位乃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
讀罷臬代爲相京城不守車駕至金帥營恪曰計失
矢一入將不得還既而還宮忙迎拜道左請入覲臬

不可二年正月復幸恪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及金
人逼百官立張邦昌令吳玠莫儔入城取推戴狀恪
既書名仰藥而死

李邦彥字士美懷州人父浦銀工也邦彥喜從進士
游河東舉人入京者必道懷訪邦彥有所營置浦亦
罷工與爲之且復資給其行由是邦彥聲譽奕奕入
補太學生大觀二年上舍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試
符寶郎邦彥俊爽美風姿爲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
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
爲辭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言者劾其游縱無檢

罷符寶郎復爲校書郎俄以吏部員外郎領議禮局
出知河陽召爲起居郎邦彥善事中人爭薦譽之累
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宣和三年拜尚書右丞
五年轉左丞浦死贈龍圖閣直學士謚曰宜簡邦彥
起復與王黼不協迺陰結蔡攸梁師成等讒黼罷之
明年拜少宰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克位而已都人
目爲浪子宰相徽宗內禪命爲龍德宮使升太宰知
衆議不與外患日偏抗疏丐宮祠金人既薄都城李
綱种師道罷邦彥堅主割地之議太學生陳東數百
人伏宣德門上書言邦彥及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
孝迪蔡懋李杲之徒爲社稷之賊請斥之邦彥退朝
群指而大詬且欲毆之邦彥疾馳得免迺以特進觀
文殿大學士克六一宮使不旬日吳敏爲請復起爲
太宰人皆駭愕言者交論之出知鄧州遂請持餘服
提舉亳州明道宮建炎初以王和誤國責建武軍節
度副使潯州安置方蔡京王黼用事附麗者多援引
入政府若余深薛昂吳敏王安中趙野史皆逸其事
因附著於此云

余深福州人元豐五年進士及第崇寧元年爲太常
博士著作佐郎改司封員外郎拜監察御史殿中侍

御史試辟雍司業累官御史中丞無侍讀治張懷素獄事連蔡京與開封尹林摠曲爲掩覆獄辭有及京者輒焚之京遂力引深與摠驟至執政大觀二年以吏部尚書拜尚書左丞三年轉中書侍郎四年轉門下侍郎京既致仕深不自安累疏請罷乃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政和二年京復赴都堂治事於是深復入爲門下侍郎二年拜少宰宣和元年爲太宰進拜少保封豐國公詔封衛國加少傅時福建以取花果擄民深爲言之熈宗不悅遂請罷出爲鎮江軍節度使知福州靖康初加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故事元

僕射使相宣徽使皆判州府深以少傅節度知福州有司失之也深諂附蔡京結爲死黨京每謀詭計得助多者深爲首擢次之言者累章劾深深益懼丐致仕建炎二年降中大夫臨江軍居住尋以渡江恩赦還鄉里卒子日章亦以言者罷徽猷閣待制

薛昂杭州人登元豐八年進士第崇寧初歷太學博士校書郎著作佐郎爲殿中侍御史試起居郎改中書舍人無侍讀并給事中兼大司成昂寡學術士子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在哲宗時常請罷史學哲宗斥爲俗佞拜翰林學士以不稱職改刑部尚書轉

兵部大觀三年拜尚書左丞明年請補外出知江寧
徙河南久之提舉嵩山崇福宮政和三年蔡京復用
事昂復自尚書右丞爲左丞遷門下侍郎尋請罷授
彰化軍節度使佑神觀使改特進克資政殿大學士
知應天府昂與余深林攄始終附會蔡京至舉家爲
京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靖
康初言者斥其罪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杭州軍
亂昂不請命領州事責徽州居住昂主王氏學嘗在
安石坐圍棊賭詩局敗昂不能作安石代之時人以
爲笑云

吳敏字元中負州人大觀二年辟雍私試首選蔡京
喜其文欲妻以女敏辭因擢浙東學事司幹官爲祕
書省校書郎京薦之京館職中書侍郎劉正夫以敏
未嘗過省不可京乃請御筆特召上殿除右司郎官
御筆自此始遺者以大不恭論錄是權倖爭請御筆
而繳駁之任廢矣升中書舍人同修國史改給事中
敏爲蔡京所引鄧忠中方秉政敏數言其失居中街
之坐馭盜當死者罷爲右文殿修撰提舉南京鴻慶
宮久之復爲給事中權直學士院無侍講徽宗將內
禪蔡攸探知上意引敏入對宰臣執政皆在敏前奏

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上感然曰
柰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戶部尚書李杲先出守金陵
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爲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
果行雖死不奉詔宰執以爲言杲遂罷行皇太子除
開封尹上去意益決敏因奏對得請遷爲李綱綱言
語敏以上宜傳位如唐太宗故事爲薦之冀上或有
所問也明日宰臣奏事徽宗獨留李邦彥語敏所對
命除門下侍郎輔太子敏駭曰臣既畫計當從陛下
巡幸陛下且傳位而臣又不次之擢臣曷敢上曰不
意卿乃爾敢言於是命敏草傳位詔欽宗既立上呈
出居龍德宮敏與蔡攸同爲龍德宮副使遷知樞密
院事拜少宰敏主和議與太宰徐處仁議不合紛爭
上前御史中丞李回劾之無處仁俱罷爲觀文殿大
學士醴泉觀使頃之言者論其比蔡京父子出知揚
州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建炎初移郴州
俄用范宗尹薦起知潭州敏辭免丐官祠乃提舉洞
霄宮紹興元年復觀文殿大學士爲廣西湖南宣撫
使卒于官

王安中字履道中山陽曲人進士及第調濠州司理
參軍大名縣主簿歷祕書省著作郎政和間天下爭

言瑞應廷巨輒箋表賀徽宗觀所作稱爲奇才他日
特出制詔二題使具草立就上即草後批可中書舍
人未幾自秘書少監除中書舍人擢御史中丞開封
邏卒夜跡盜脫去民有驚出與卒遇縛以爲盜民
訟諸府不勝考掠之慘遂誣服安中廉知之按得寃
狀即出民抵吏罪有徐裡者以增廣鼓鑄之說媚于
蔡京京奏遣裡措置東南九路銅事且令搜訪寶貨
裡圖繪阮冶增舊幾十倍且請開洪州嚴陽山阮迫
有司承歲額數十兩其所烹煉實得銖兩而已裡樹
窮乃妄請得希世珍異與古之寶器乞歸書藝局京

主其言安中獨論裡欺上擾下宜令九路監司覆之
裡竟得罪時上方鄉神仙之事蔡京引方士王仔昔
以妖術見朝臣戚里寅緣關通安中疏請自今詔延
山林道術之事當責所屬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視
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妾往還之禁并言京欺君僭上
蠹國害民數事上悚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上曰本
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爲卿罷京京伺
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上爲遷安
中翰林學士又遷承旨宣和元年拜尚書右丞三年
爲左丞金人來歸燕王帥臣安中請行五齋贊於上

授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南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
山府遼陽將郭藥師同知府事藥師跋扈府事皆專
行安中不能制第由意奉之故藥師愈驕俄加檢校
少保改少師時山後諸州俱陷唯平州爲張覺所據
金人入燕以覺爲臨海軍節度使其後叛金金人攻
之覺敗奔燕金人來索意安中不得已縊殺之函其
首送金郭藥師宣言曰金人欲覺即與若求藥師亦
將與之乎安中懼奏其言因力求罷藥師自是解體
金人終以是啓覺安中以上清寶籙宮使兼侍讀召
還除檢校太保建雄軍節度使大名府尹燕北京留

守司公事靖康初言者論其締合王黼童貫及不幾
察郭藥師叛命廉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嵩山崇福
宮又責授朝議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住
又貶單州團練副使象州安置高宗即位內徙道州
尋放自便紹興初復左中大夫子辟章知泉州迎安
中往未幾卒年五十九安中爲文豐潤敏拔尤工四
六之製徽宗嘗宴慶慶殿命安中賦詩百韻以紀其
事詩成賞歎不已令大書于殿屏凡侍臣皆以副本
賜之其見重如此有初寮集七十六卷傳于世
王襄初名寧鄧州南陽人擢進士第崇寧二年以軍

器監主簿言事稱旨擢庫部員外郎改元祿少卿出
察訪陝西還題謨閣待制擢知開封府府事浩穰訟
者株蔓千餘人縲繫滿獄襄書夜決遣四旬俱盡又
閏月撤再空遷龍圖閣直學士吏部侍郎出知杭州
未至改海州又改應天府徙鄆州召為禮部尚書移
兵部出知潁州改水興軍浦城妖賊王寧適同姓名
請更名宓為左司諫石公弼所劾徙汝州俄奪學士
提舉南京鴻慶宮太觀二年以集賢殿修撰知潭州
改兵部侍郎使高麗還對拜旨詔賜名襄歷工部吏
部尚書拜同知樞密院事坐嘉祐引近侍以延康殿學

士罷知亳州又坐交通郭天信落職提舉嵩山崇福
宮久之起知鄆州復學士以秩尋加資政殿學士徙知
淮寧府以言事忤王黼復提舉崇福宮宣和六年起
為河南尹余人再入出為西道都總管張杲副之高
宗開大元帥府襄以西都六會于虞城縣即位命襄
知河南府襄初與趙野分總西道諸軍金人圍京
師徵兵入援二人故道迫宿留不至降寧遠軍節度
副使永州安置卒

趙野開封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監察御史殿中
侍御史試起居舍人無太子舍人俄遷中書舍人給

事中大司成拜刑部尚書翰林學士時蔡京王黼更秉政植黨相擠一進一退莫有能兩全者野處之皆得其心京黼亦待之不疑宣和七年拜尚書右丞升左丞靖康初為門下侍郎徽宗東幸詔野為行宮奉迎使以左司諫陳公輔言罷野行出為北道都總管顏岐副之已而落職提舉嵩山崇福宮元帥府建命與范訥為宣撫司守東平尋帥師屯宛亭以待王師王襄既責野亦降安泰節度副使邵州安置建炎元年復起知密州時盜寇充斥山東車駕如淮南命令阻絕野棄城去軍校一彥等乘間作亂追野以歸

彥坐堂上數之曰汝知州而携家先遁此州之人誰其為主野不能應遂死救家屬悉為賊所分唯子學老得免

曹輔字載德南劍州人第進士政和二年以通直郎中問學兼茂科歷秘書省正字自政和後帝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痍不坐朝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有輕車小轎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輔上疏略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輿出入塵陌之中郊洞之外極游樂

而後反道塗之言始猶有忌今乃談以為帝某日由某路適某所某時而歸又云輿飾可辨而避臣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昔者仁祖視民如子憫然惟恐或傷一旦宮闈不禁衛士輒踰禁城幾觸寶瑟荷天之休帝躬保佑俚語有之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哉況今革冗負斥濫蒸去浮屠誅胥吏蚩愚之民豈能一一引咎安分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發蠱萬蠱之毒奮獸窮之計雖神靈垂護

然亦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臣願陛下深居高拱淵默雷聲臨之以穹昊至高之勢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太史擇日有司除道三衛百官以前以後若曰省煩約費以便公私臨時降旨存所不可闕損所未嘗用雖非祖宗舊制比諸微服晦跡下同臣庶堂陛陵夷民生姦望不猶愈乎上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對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少宰王黼陽顧左丞張邦昌右丞李邦彥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

事雖里巷細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其侵已令吏從輔受辭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柳州輔將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迺閉戶草疏夕有惡鳥鳴屋極聲若紡輪心知其不祥弗恤也處郴六年黼當國不得移輔亦怡然不介意靖康元年召為監察御史守殿中侍御史除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不旬日拜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免簽書金人圍汴都要親王大臣出盟輔與尚書左丞馮澥出使粘罕軍

康王開元帥府于相州金人請欽宗詔召之乃遣輔往迺至曹州不見而復遂從二帝留金軍中張邦昌請歸輔輔歸乞奉祠邦昌不從康王次南京邦昌遣輔來見康王即位輔乃舊職未幾卒詔厚恤其家

耿南仲開封府人與余深同年登第提舉兩浙常平徙西路改轉運判官提點廣南東路及夔州路刑獄荆湖江西兩路轉運副使入為戶部員外郎辟雍司業坐事罷知衢州政和二年以禮部員外郎為太子右庶子改定王嘉王侍讀俄試太子詹事徽猷閣直學士改寶文閣直學士在東宮十年欽宗辭內禪得

疾出卧福寧殿宰相百官班候日暮不敢退李邦彥
曰皇太子素親耿南仲可召之入南仲與吳敏至殿
中待疾明日帝即位拜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未幾免簽書帝以南仲東宮舊臣禮重之賜宅一
區升尚書左丞門下侍郎金人再舉鄉京師請割三
鎮以和議者多主戰守唯南仲與吳玘堅欲割地康
王使軍前請南仲偕帝以其老命其子中書舍人延
禧代行金人次洛陽不復言三鎮直請畫河為界於
是議遣大臣往南仲以老辭聶昌以親辭上大怒令
南仲出河東昌出河北議割地初南仲自謂事帝東

宮首當柄用而吳敏等綱越次進位居已上不能平
因每事異議擯亦不附已者綱等謂不可和而南仲
力沮之為主和議故戰守之備皆罷康王在相州南
仲偕金使王訥往衛州鄉兵欲殺訥訥去南仲獨趣
衛衛人不納走相州以上旨喻康王起河北兵入衛
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二帝北行南仲
與文武官吏勸進高宗既即位簿南仲為人因其請
老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延禧以龍
圖閣直學士知宣州已而言者論其主和誤國罪詔
鑄學士秩延禧亦落職與祠尋責南仲臨江軍居住

御史中丞張澂又言南仲趣李綱往救河東以致師
潰蓋才恤國事用此報讎帝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
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命降授別駕安置南雄行至吉
州卒建炎四年復觀文殿大學士

王寓字元惠江州人父易簡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講
寓歷校書郎著作佐郎度支員外郎兼充編修官國
子司業為起居舍人改中書舍人兼蕃衍宅直講欽
宗立以給事中命兼邇英一殿經筵侍講轉吏部侍郎
升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康王之使金也以寓為尚書
左丞副之寓憚行假夢兆馬免易簡亦上書以請上

震怒追毀左丞命師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其易
簡宮祠黜之建炎四年賊馬進破江州易簡等三百
人俱被害

論曰三代之後有天下而長久者漢唐宋爾漢唐末
世朋黨相確小人在位然猶有君子扶持遷延浸微
浸滅未有純用小入至於主辱國播如宋中葉之烈
也蔡京以紹述為羅張端官修士而盡之上箝下錮
其術巧矣徽宗亦頗悟間用鄭居中王黼李邦彥輩
視京柄權以不肖易不肖猶去野葛而代烏喙也庸
愈哉富是時王蔡二黨借京者范宗締黼者右黼援

麗省臺迭相指嗾微功排患汴洛既震則惟縮無策苟生句和彼邦彥安中深歎軍誤國之罪當正其僂而欽高二君徒從竄典信失刑矣恪既預推戴署狀乃死無足贖者輔以小臣劇上面譙大臣坐斥不變獨終始無朋與其賢矣乎

傳心第一百十一

列傳卷第一百十二

宋史三百五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權鑾國事兼中書令兼相修國史總筵事都總教脫脫等奉

勅修

何臬

孫傳

陳過庭

張叔夜

聶昌

張閣

張近

鄭僅

宇文昌齡字崇

許幾

程之邵

龔原

崔公度

蒲自

何臬字文績仙舟人政和五年進士第一擢祕書省

校書郎踰年授學士京畿學事召為主客員外郎起居

三十一
合人遷中書舍人兼侍講徽宗數從容訪發付以言
責或論稟與舊較鄉黨宗真由學出知遂寧府已而
留爲御史中丞論王黼姦邪專橫十五罪黼既抗章
請去而兀豫未決稟繼上七章黼及其黨胡松年胡
益等皆罷稟亦以微猷閣待制知秦州欽宗立復以
中丞召閱月爲翰林學士進尚書右丞中書侍郎會
三雲使金帥幹密以不軍還言金人怒割三鎮緩却禮
幣弗納曰魚旬使不至則毋舉兵於是百官議從其
請稟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況金人變詐
固測安能保必信割亦來不割亦來宰相主割議稟

論辨不已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
之豈爲父母意哉帝頗悟稟請建四道總管使統兵
入援以胡直孺王襄趙野張叔夜領之兵既響應而
唐恪耿南仲聶昌信和議相與謀曰方繼好息民而
調發不已使金人聞之奈何亟檄止之稟解政事俄
以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尹金兵長驅傳城下帝罷
恪相而拜稟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始復三省
舊制時康王在河北信使不通稟建議請以爲元帥
密草詔稟上之乃以康王兄天下兵馬大元帥陳遼
克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克副元帥京城失守從幸

金帥營遂留不返既而議立異姓金人曰唯何棄李
若水母得預議既陷朔廷舉仰天大慟不食而死年
三十九建炎初詔以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玉局觀
使祿其家計闈贈開府儀同三司議者指其誤國不
行素禮自北還具道其死時狀乃改贈大學士官其
家七人

孫傳字伯野海州人登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爲祕
書省正字校書郎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時蔡儻爲
尚書傳爲言天下事勸其亟有所建不然必敗儻不
能用遷祕書少監至中書舍人宣和末高麗入貢使

者所過調夫治舟騷然煩費傳言索民力以妨農工
而於中國無絲毫之益宰相謂其所論同蘇軾奏貶
蘄州安置給事中許翰以爲傳論議雖偶與軾合意
亦亡他以職論事而責之過矣翰亦罷去靖康元年
召爲給事中進兵部尚書上章乞復祖宗法度欽宗
問之傳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姦時
謂名言十一月拜尚書右丞俄改同知樞密院金人
圍都城傳日夜親當矢石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揚
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人中訪得無忌龍衛兵中得京
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二將而掃蕩無

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
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能否但擇其年
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有武臣欲
爲偏裨京不許曰君雖材勇然明年正月當死恐爲
吾累其誕妄類此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
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傳與何臬尤
尊信傾心待之或上書見傳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
者政或聽之姑少信以兵侯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
委之太過懼必爲國家羞傳怒曰京殆爲時而生敵
中瑣微無不知者幸君與傳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

之罪揖使出又有稱六丁力士天關大將北斗祖兵
者大率皆效京所爲識者危之京曰非至危急吾師
不出臬數趣之徙期再三乃啓宣化門出戒守陣者
悉下城無得竊覘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
翼譟而前京兵敗退墮於護龍河填屍皆滿城門急
閉京遽白叔夜曰湏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
是日金人遂登城二年正月欽宗詣金帥營以傳輔
太子留守仍兼少傳帝兼旬不返傳屢貽書請之及
廢立檄至傳大慟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爾苟立
異姓吾當死之金人來索太上帝后諸王妃主傳留

太子不遣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之誤傷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為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傳曰吾為太子傳當同生死金人雖不吾索吾當與之俱行求見二酋面責之庶或萬一可濟傳寓直皇城司其子來省叱之曰使汝勿來而竟來邪吾已分死國雖汝百輩來何益揮使速去子亦泣曰大人以身徇國兒尚何言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而從太子出至南薰門范攄力止之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

留守何預傳曰我宗之大臣曰太子傳也當死從是夕宿門下明日金人召之去明年二月死於朔廷紹興中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定

陳過庭字賓五越州山陰人中進士第為館陶主簿澧州教授知中牟縣除國子博士何執中侯蒙等其才藝之權相部吏部右司員外郎使契丹過庭為名揚庭辭曰徽宗改賜今名時人或傳契丹主苦屢降人簡損一日過庭歸證其妄且勸帝以過庭為名過庭少學起若舍人宣和二年進中書舍人德七日還禮部侍郎未盡一月又遷御史中丞兼侍讀

竊發過庭言致寇者蔡京等三黜竄二人則寇
自平又朱勔父子未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編舉各害
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大興種責廷
議陷以不舉知之罪罷知蘄州未半道責海州團練
副使黃州安置三年得自便欽宗立以集英殿脩撰
起知澶州未行以兵部侍郎召在道除中丞初入見
帝諭以國家多難每事當恣意盡言於是節度使范
訥巧歸環衛過庭因言自崇寧以來建旌鉞者多不
由勲績請除宗室及將帥立功者餘並如訥例又乞
辨宣仁后誣謗姚古擁兵不援太原陳其可斬之罪

七竄諸嶺衣進禮部尚書擢右丞中書侍郎議遣大
臣割兩河與金耿南仲以老聶昌以親辭過庭曰主
憂臣辱願効死帝為揮涕數息因遣南仲昌及城陷
過庭亦行金人拘之軍中因留不得還遂奏四年卒
于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獻

張叔夜字緒伯侍中老聶昌以善言安以善言與蘭州
錄事參軍州卒諡金我朝 善言善言 善言善言 善言善言
河水合必嚴安以備士不 善言善言 善言善言 善言善言
計也不求要地守之而使 善言善言 善言善言 善言善言
曰天都者介五城間善人 善言善言 善言善言 善言善言

議所向等一至於五路皆疎植其志書畫攻取
之策益得之定為西安州朝國奉元府等處
留壽將之奇焉之易禮贊國使通事合人
言者謂太僕選故官盧所為文知舒海壽三州大觀
中為庫部員外郎開封府復獻文石談術詔賜進
上出身張右司員外郎使遠宴射者中由是人歎詔
求觀所引弓以無故事拒不與還國其山川城郭服
器儀範為五篇上之使第克公彈藥京京還怒叔夜
揆司存微過貶監西安草場久之召為秘書少監權
中書舍人給事中時吏情不虔凡命令之出於門下

者預列銜使書名而徐填其事謂之空黃叔夜極陳
革其弊進禮部侍郎又為京所忌以微猷閣待制再
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畧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聲
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瀕劫鉅舟十
餘載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
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
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加直學
士徙濟南府山東群盜猝至叔夜度力不敵謂僚吏
曰若束手以俟援兵民無噍類當以計緩之使延三
日吾事濟矣乃取舊赦賊文俾卸卒傳至郡盜聞果

小懈叔夜會飲譙門示以閒暇遣吏諭以恩旨盜狐
疑相持至暮未決叔夜發卒五十人乘其惰擊之盜
奔潰追斬數千級以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靖
康改元金人南下叔夜再上章乞假騎兵與諸將并
力斷其師路不報徙鄧州四道置帥叔夜領南道都
總管金兵再至欽宗手札趣入衛即自將中軍子伯
奮將前軍仲能將後軍合三萬人翌日上道至尉氏
與金游兵遇轉戰而前十一月晦至都帝御南薰門
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方銳願如唐明皇之避
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領之加延康殿學士閏

月帝登城叔夜陳兵玉津園鎧甲光明拜舞城下帝
益喜進資政殿學士令以兵入城俄簽書樞密院連
四日與金人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帝遣使齎蠟
書以褒寵叔夜之事檄告諸道然迄無赴者城陷叔
夜被創猶父子力戰車駕再出郊叔夜因起居叩馬
而諫帝曰朕為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
拜衆皆哭帝迴首字之曰嵇仲努力金人議立異姓
叔夜謂孫傳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帥請立
太子以從民望二帥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請如初遂
從以北道中不食粟唯時飲湯既次白溝馭者曰過

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卒
年六十三訃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文

聶昌字賁遠撫州臨川人始繇太學上舍釋褐為相
州教授用蔡攸薦召除祕書郎擢右司員外郎時三
省大吏階官視卿監者立都司上昌以名分未正極
論之詔自今至朝請大夫止以直龍圖閣為湖南轉
運使還為大府卿戶部侍郎改開封尹復為戶部昌
本厚王黼既而從蔡京為黼所中罷知德安府又以
鄉人訟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安置衡州欽宗立吳敏
用事以昌猛厲徑行為可助已自散地授顯謨閣直

學士知開德府道拜兵部侍郎進戶部尚書領開封
府昌遇事奮然不顧敢誅殺敏度不為用始憚之引
唐恪徐處仁等共政獨遺昌李綱之罷太學生陳東
及士庶十餘萬人搥鼓伏闕不經日不退遇內侍輒
殺之府尹王時雍麾之不去帝顧昌俾出諭旨即相
率聽命王時雍欲寘東等獄昌力言不可乃止昌尋
尹京惡少年怙亂晝為盜入官民家攘金帛且去輒
自縛黨中三兩輩聲言擒盜持伏部定委巷乃釋縛
分所掠而去人不甚大居昌悉彈治止法而縱博奕不
之問或謂令所禁昌曰姑從所嗜以懈其謀是正所

以禁其爲非爾昌舊名山至是帝謂其有周昌抗節
之義乃命之曰昌京師復戒嚴拜同知樞密院入謝
即陳扞敵之策曰三關四鎮國家藩籬也聞欲以界
敵一朝渝盟何以制之願勿輕與而擻天下兵集都
畿堅城守以遏其衝簡禁旅以備出擊壅河流以斷
歸路前有堅城後有大河勁兵四面而至彼或南下
墮吾網中矣臣願激合勇義之士設伏開關出不意
掃其營以報帝壯之命提舉守禦得以便宣行事會
金人再議和割兩河須大臣却聘詔耿南仲及昌往
昌言兩河之人忠義勇勁萬一不從心爲所執死以

瞑目矣儻和議不遂臣當分遣官屬從勤王之師入
衛許之行次永安與金將粘罕遇其從者稱閤門舍
人上昌徽徽令用傍子贊名引見昌不可爭辨移時
卒以客禮見昌往河東至絳絳人閉壁拒之昌持詔
抵城下縋而登州鈐轄趙子清麾衆害昌抉其目而
鬻之年四十九建炎四年始贈觀文殿大學士謚曰
忠愍父用之年九十以憂死昌爲人踈雋喜周人之
急然恩怨大明睚眦必報王黼之死昌實遣客刺之
棄屍道旁遂附耿南仲取顯位左右具說以誤國卒
至禍變而身亦不免焉

論曰何桌孫傳聶昌皆疎俊之士而器質竅薄便當
重任於艱難之秋宋事蓋可知矣欽宗之再詣金營
桌實誤之一死不足償也傳匿太子之謀甚疎昌河
東之行尤謬致死弗當徒傷勇爾過庭因方臘之亂
乞誅蔡京王黼朱勗以謝天下庶幾有敢諫之風焉
張閣字臺卿河陽人第進士崇寧初由衛尉主簿遷
祠部員外郎資閱淺為掌制者所議蔡京主之乃止
俄徙吏部遷宗正少卿起居舍人屬疾不能朝改顯
謨閣符制提舉崇福宮疾愈拜給事中殿中監為翰
林學士河北諸帥以繕城訖役降獎詔有中貴人為

之地將繼此策賞閣言此牧伯常職若將之恐開邀
功生事之路徽宗曰卿言是也格不下嘗夜盛寒草
制藁進帝猶坐賞其警敏賜詩以為寵京免相閣當
制歷數其過詞語道拔人士多傳誦之京復相以龍
圖閣學士知杭州浙部不買絹杭獨居十三戶有至
數百匹者闕請均之他郡杭又闕守閣經理有叙去
惡少年之為人害者州以理聞召拜兵部尚書兼侍
讀復為學士上日特賜敕詔且有意大用未幾卒年
四十六閣初出守杭思所以固寵辭曰乞自領花石
綱事應奉由是滋熾云

張近字幾仲開封人第進士累遷大理正發運使呂
溫卿以不法聞近受詔鞠治哲宗諭之曰此出朕命
卿毋畏惠卿對曰法之所在雖陛下不能使臣輕重
何惠卿也溫卿諱不肯置對近言溫卿所坐明白儻
聽其蔓詞懼為株連者累詔以衆證定其罪提舉河
北東路常平西路刑獄入為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
以集賢殿修撰知灤州遼使為夏人請命而宿兵以
臨我近請亦出奉甲戌北道伐其謀邊人呂懺兒入
瓦橋為盜吏執之遼人因畧宋民為質近言朝廷方
繼好息民當使曲在彼一偷之得失不足為輕重釋

之便滄民漁於海遼卒利其饒而私舉網取魚守兵
與之鬪斬級三十二州將請賞之或言所殺乃平人
宜論如律議弗決近言遼人貪利喜功遂賞之則為
國起怨然彼挾兵涉吾地謂之非盜可乎如罪以擅
興他日將誰使禦敵願兩置賞刑略而不問從之出
鎮高陽八年累加顯謨閣待制直學士徙知太原府
以疾提舉洞霄宮先承詔買馬二千給牧戶近悉歛
諸民而不予直為御史所劾失學士二年而復之卒
年六十五

鄭僮字彥能徐州彭城人第進士為大名府司戶參

軍留守文彥博以為材部使者檄往他郡彥博曰如
鄭參軍詎可令數出奏改司法遷冠氏令河決府西
徽夜下調夫急僅方閱保甲盡籍即行先他邑至決
遂塞使者怒劾之留守立拱辰爭於朝曰微寇氏城
民魚矣猶坐罰金時河朔饑盜起獨冠氏無之且不
入境他邑獲盜誥治之盜因言鄭冠氏仁故相戒不
犯爾知福昌縣復值歲饑悉意振貸民不流亡當第
賞不肯自列提舉京東常平入為戶部員外郎至太
府卿加立龍圖閣為陝西都轉運使論餽餉河湟功
進集賢殿修撰顯謨閣待制僅請籍閒田為官莊是

歲鎮戎德順收穀十餘萬人買西寧高永年戰沒熙河
帥臣歸咎官莊奪屬羌地致其怨畔詔罷之議者以
為惜改知寧州諸軍多殺老弱持首要賞僅下令非
疆壯而能生致者賞半之有內附羌追寇得老人不
忍殺擒之乃其父也相持哭一軍感動時諸路爭進
討奏捷僅獨保境不生事寇亦不犯徙秦州復為都
轉運使召拜戶部侍郎改吏部侍郎知徐州以顯謨
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卒年六十七贈光祿大夫謚曰
修敏子望之自有傳

字文昌齡字伯修成都雙流人進士甲科調榮州推

官熊本經制梓夔辟幹當公事凡攻討招襲建南平諸城皆出其畫遷大理丞本歸闕言其功擢提舉秦鳳路常平改兩浙神宗患司農圖籍不肅選官釐整昌齡以使夔路入辭留為寺主簿遂拜監察御史鄜延帥奏所部劉紹能與西羌通將為患帝察其不然命昌齡即鄜州鞠之果妄也昌齡因請深戒守臣毋生事徼賞以靖邊人之心使還賜五品服尚書省建以為比部員外郎時官曹更新統紀未立昌齡悉力從事雖抵暮亦程吏不止具所立綱要請於朝而行之三司故吏但玩弛多不便思有以中之適邏卒

糾其宿直遣小吏取衾照事大臣欲論以私役帝以職事修飭釋不問改吏部員外郎出京西轉運副使召為左司員外郎送遼使至雄州當宴從者不待揖而坐昌齡謂其使曰兩朝聘好百年矣入境置宴非但今日揖而後坐此禮渠可闕邪使者陽若不服而心悟其非卒成禮去遷太常少卿詔議郊祀合祭論者不一昌齡曰天地之數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舞則異數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時皆有辨而不亂夫祀者自有以感於無自實以通於虛必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以得而親可

以異其格今祭地於園丘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所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後竟用其議改直秘閣知梓州歷壽州河中府鄧鄆青三州徽宗立召爲刑部侍郎徙戶部侍郎陝西餽芻糧於邊舊制令內郡轉給爲民病昌齡建言止輸其州而令量取道里費助邊糴從之歲省糴價五百萬公私便之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復爲戶部侍郎知青杭越三州卒年六十五詔爲封傳護送歸官給其葬費子常常字權可政和末知黎州有上書乞於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者詔以訪常常言自子思氏入朝藝祖

取蜀輿地圖觀之畫大渡爲境歷百五十年無西南夷患今若於河外建城立邑虜情攜二邊隙寔開非中國之福也尋提舉成都路茶馬自熙豐以來歲入馬蕃多至崇觀間其法始壞提舉官歲以所入進羨餘吏緣爲羨市馬數十一二且負其直夷人皆怨常重其獎馬遂溢額加直秘閣改知夔州進秘閣修撰官累中大夫卒

許幾先之信州貴溪人少以諸生謁韓琦於魏琦遷入太學權第調高安樂平主簿知南陵縣還民之託僧尼爲姦者數百人提舉京西常平爲開封府推

官達至將作監更與匠比為姦欺凡斲削塗墍冊禮
之工當以次用而始役即槩給其廩費亡藝而患不
功幾逆為之程費省工倍尋遷太僕卿戶部侍郎以
顯謨閣待制知鄆州梁山濼多盜皆濫者窟穴也幾
籍十人為保使晨出夕歸否則以告輒窮治無脫者
幾有吏幹善理財由是四入戶部至尚書嘗以搖泉
布法罷又以治宗院事失實知婺州進樞密直學士
河北都轉運使徙知成德軍知太原府張商英裁損
更祿幾預其議最末州團練副使安置辰州遇恩復
中大夫卒

程之邵字懿叔眉州眉山人曾祖仁霸治獄有陰德
之邵以父蔭為新繁主簿熙寧更募役法常平使者
欲槩州縣民力以羨乏相補之邵曰此法乃成周均
力遺意當各以一邑之力供一邑之役豈宜以此邑
助他邑哉使者愧服辟之邵為屬聽其所為熊本察
訪蜀道歸語諸朝曰役法初行成都路為最詳之邵
力也詔召見成都守趙抃奏留之入為三司磨勘官
得隱匿數十萬緡從副使蹇周輔計度江嶺益還除
廣東轉運判官元祐初提舉利梓路常平周輔得罪
亦罷知祥符縣俄知泗州為夔路轉運判官夔守疆

狼不奉法劾正其罪大寧并益為利博前議者輒儲
其半供公上餘鬻於民使先輸錢益不足給民以病
告之邵盡發所儲與之商賈既通關征增數倍除主
管秦蜀茶馬公事韋黎州買馬之弊歲以仲秋為市
市四月止以羨茶入熙秦易戰騎得良馬益多知鳳
翔府民負債無以償自焚其居而給曰遺火有主藏
吏殺四婢人無知者之邵發擿岐人傳誦徙鄭州元
符中復主管茶馬市馬至萬匹得茶課四百萬緡童
貫用師熙岷不俟報運茶往博糴發錢二十萬億佐
用度連加直龍圖閣集賢殿修撰三進秩為熙河都

轉運使秦鳳出師命之經制即言已備十萬騎可食
三百日矣徽宗言擢顯謨閣待制敵犯熙河之邵攝
帥事屯兵行邊境解去俄得疾卒方錄功轉大中大
夫不及拜贈龍圖閣直學士官護喪歸子唐至寶文
閣學士

龔原字深之處州遂昌人少與陸佃同師王安石進
士高第元豐中為國子直講以虞藩訟失官哲宗即
位請訴理所得直為國子丞太常博士方議祀北郊
原曰合祭非理也天子父天母地既不為寒而廢祠
其可為暑而廢行此漢儒陋說爾願亟正之加祕閣

校理充徐王府記室出為兩浙轉運判官紹聖初召拜國子司業入對帝問曰卿歷徐邸官何為補外得非大臣私意乎對曰臣出使鄉部獲知民間事宜臣素知如是不知其因也旋兼侍講遷祕書少監起居舍人權工部侍郎為曹州所重安惇論其直講時事以集賢殿修撰知潤州徽宗初入為祕書監進給事中特除郎官五人皆執政姻戚悉舉駁之又論郝隨得罪不得居京師郝洵武不宜再入史院朝論謂帝為哲宗服當循開寶故事予為齊衰期原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也主議者斥其妄無知南康軍

改壽州俄用三年之制乃復修撰知揚州還朝歷兵工部二侍郎陰竇文閣待制知廬州陳瓘擊蔡京原與瓘善或謂原實使之奪職居和州起為亳州命下而卒年六十七初王安石改學校法引原自助原亦為盡力其後司馬光召與語譏切王氏原及覆辨林不少衰光嘆曰王氏習氣尚爾邪為司業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子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一時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敝自原始崔公度字伯易高郵人口吃不能劇讀而內絕敏書一閱即不忘劉沆薦茂才異等辭疾不應命用父任

補三班差使非其好也益閉戶讀書歐陽脩得其所
作感山賦以示韓琦琦上之英宗即付史館後和州
防禦推官為國子直講以母老辭王安石當國嚴熙
寧稽古一法百利論安石解衣握手延與語召對蔡
殿進光祿丞知陽武縣京官謁尹故事當拜庭下公度
疑尹辱已徑請安石許之安石使鄧綰薦為御史案幾
為崇文校書刪定三司令式於是誦言京官庭謁尹
非宜安石為下編敕所更其制加集賢以理知太常
禮院公度起布衣無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晝夜造
請雖踞廁見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安石反顧

公度笑曰相公帶有知敬以袍拭去之爾見者皆笑
亦恬不為耻請知海州元祐紹聖之間歷兵禮部郎
中國子司業除祕書少監起居即皆辭不受知潁潤
宣通四州以直龍圖閣卒

潘自字君錫閩州人母任知書里中號任五經自幼
以開敏聞中進士第歷利州司戶參軍三泉主簿知
合江金水縣通判文州有獻議者欲開文州徑路達
陝西自言洮岷積石至文為甚邇自文出江油鄧艾
取蜀故道也異時思章欲從此窺蜀為其阻隘而止
夏人志此久矣可為之通道乎議遂塞為睦親宅教

授提舉湖北京西常平崇寧均田轉運使以用不足
將度費以定稅占曰詔旨所以嘉惠元元爾初不在
增賦也死穰地廣沃國初募民墾田得為世業令人
毋輒訴蓋百年矣好訟者稍以易佃法搖之自一切
禁止有持獻於權貴而降中旨給賜者自言地盈千
頃戶且數百傳子至孫父一旦改隸衆將不妄先朝
明詔具在不可易也朝廷是其議提點湖南刑獄知
鼎澧隴寧四州復提舉潼川路刑獄有議權酷於瀘
叙間云歲可得錢二十萬上言先朝念此地夷漢雜
居故弛其權禁以惠安邊人今之所行未見其利乃

止累官中大夫卒年七十二

論曰傳曰尺有所不逮寸有所不單觀一張之理郡
鄭僮之守藩宇文父子之便邊糶革馬政許幾程之
邵之經制財運蒲占之議稅權皆有可稱道若閣之
固寵於花石而龔原崔公度主王氏學以諂事安石
則縉紳所不齒也

列傳卷第一百十二

論世不齊

人皆曰世不齊也夫世之不齊也非天之所為也

人之所以為之也夫世之不齊也非天之所為也

人之所以為之也夫世之不齊也非天之所為也

人之所以為之也夫世之不齊也非天之所為也

世不齊

